

4

T5401/6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5 1940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一

樂章

圖仁樂章

迎神

仰惟兮

英等巨率百職兮遠迎 時幸來臨兮境中上下

護衛兮身從旌幢綉繞兮四維重悅聖心兮民

夏年豐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樂章

圜丘樂章

迎神

仰惟兮

昊穹臣率百職兮迓迎叶幸來臨兮壇中上下

護衛兮景從旌幢繚繞兮四維重悅聖心兮民

獲年豐

奠帛

民依時兮用工感

帝德兮大化成功臣將兮以奠望納兮微衷

進俎

庖人兮列鼎設羞兮以成方俎兮載獻願享兮
以歆

初獻

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牀臣令樂舞兮景張酒

行初獻兮捧觴

亞獻

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已
拜手稽首兮願享

終獻

三獻兮樂舞揚般羞俱納兮氣霽而芳祥光朗
朗兮上方况日吉兮時良

徹豆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留
兮佳氣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旌幢燁燁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遙瞻
冉冉兮去上方可見丞民兮永康

望燎

進羅列兮詣瘞方炬燄發兮煌煌神變化兮物
全於上感至恩兮無量

方丘樂章

迎神

仰皇祇兮駕來川嶽從迎兮威靈備開香烟繚
繞兮神臨御街漸升壇兮穆穆霽瑞氣兮應結
樓臺以微衷兮率職幸望聖悅兮心諧但允臣
兮固請願嘉丞民兮永懷

奠帛

臣捧兮以筐玉帛是進兮歲奠以常有辟陪祀

兮珮聲琅琅惟南薰兮解愠映燎炎兮煌煌

進俎

庖人兮進湯大烹牲兮氣霽而芳以微衷兮獻
上曰享矣曰康

初獻

初獻行兮捧觴聖靈穆穆兮洋洋爲丞民兮永
昌鑒豐年兮耿光

亞獻

雖般羞兮已張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悃
用斟醴酒兮載觴

終獻

爵三獻兮禮將終臣心眷戀兮無窮恐般羞兮
未具將何報乎神功

徹豆

俎豆徹兮神熙鸞輿駕兮旋歸百神奕奕兮雲
衣敬奉行兮弗敢遲

送神

祥風興兮攸攸雲衢開兮民福留歲樂丞民兮
大有想洋洋兮舉觴載酒

望瘞

殺羞玉帛兮瘞坎中遙瞻隱隱兮龍旗從祀事
成兮盡微衷感厚德兮民福雍雍

合祭天地樂章

洪武十年八月
二十日改定

迎神

荷蒙

天地兮君主華夷欽承踊躍兮備筵而祭誠惶
無已兮寸衷微仰瞻俯首兮惟願來期想龍翔
鳳舞兮慶雲飛必昭昭穆穆兮降壇壝

奠帛

天垂風露兮雨澤沾黃壤氤氳兮氣化全民勤
猷畝兮束帛鮮臣當設醮兮奉來前

進俎

以下俱用
圜丘樂章

庖人兮列鼎殺羞兮以成方俎兮載獻願享兮
以歆

初獻

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牀臣令樂舞兮景張酒
行初獻兮捧觴

亞獻

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已
拜手稽首兮願享

終獻

三獻兮樂舞揚殺羞俱納兮氣霽而芳祥光朗
朗兮上方况日吉時良

徹饌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留
兮佳氣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旌幢燁燁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遙瞻

冉冉兮去上方可見
烝民兮永康

望燎瘞

進羅列兮燎瘞方
炬燄發兮煌煌神變化兮東
帛將感至恩兮無量

合祭社稷樂章

洪武十年八月二十日改定

迎神

予惟土穀兮造化功為民立命兮當報崇民歌
且舞兮朝雍雍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聖來兮

祥風生欽當稽首兮

春告秋拜年豐

奠帛初獻

氤氳氣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荷陰功臣將
疋帛兮獻微衷初斟醴薦兮民福洪

亞獻

予令樂舞兮再捧觴願神昭格兮軍民康思必
穆穆兮靈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

終獻

千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煙繚繞兮雲旌幢予今
稽首兮欣且惶神顏悅兮霞彩彰

徹饌

粗陳微禮兮神喜將琅然絲竹兮樂舞揚願祥
普降兮遐邇方丞民率土兮盡安康

送神

氤氳氤氳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遙瞻
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

望瘞

捧殺羞兮詣瘞方鳴鑾率舞兮聲鏗鏘思神納
兮民福昂予今稽首兮謝恩光

先聖三皇歷代帝王樂章

迎神

仰瞻兮聖容見鸞輿兮景從降雲衢兮後先來
俯瞻兮微衷荷聖靈兮蒼生有宗睠諸帝兮是
臨予頓首兮幸蒙

奠帛

秉微誠兮動聖躬來列坐兮殿庭予今願兮效
勤捧帛饌兮列酒樽鑒予情兮歆享方旋駕兮
雲程

初獻

酒行兮爵盈喜氣兮雍雍重荷蒙兮再瞻再崇
羣臣欣兮躍從願覩穆穆兮聖容

亞獻

再斟兮禮明諸帝熙和兮悅情百職奔走兮滿
庭陳邊豆兮數重亞獻兮願成

終獻

獻酒兮至終早整雲鸞兮將旋官予心眷戀兮
神聖欲攀留兮無從躡雲衢兮緩行得遙瞻兮
達九重

徹豆

納穀羞兮領陳烝民樂兮幸生予將何以兮崇

報惟歲時兮再瞻再迎

送神

旂幢繚繞兮導來蹤鸞輿冉冉兮歸天宮五雲
擁兮祥風從民歌聖佑兮樂年豐

望瘞

神機不測兮造化工珍羞禮帛兮薦火中望瘞
庭兮稽首願神鑒兮寸衷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一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二

樂歌

大祀文并歌九章

朕聞太極之化也則天生於子地闢於丑立極
既定虛其中而爲寰宇是時人生於寅樂居兩
間故曰世人生既多非主莫馭天生君而爲民
立命然鴻荒之時君天下者雖多莫知誰始今
以載之於書者始伏羲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

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以開天立極首興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增減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周是也亦相繼而增減其事者秦漢以至於宋元嗚呼天性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從其善固爲萬世綱常未嘗有異此道而爲人君者每聞昔君欽若昊天寅賓出日未見有怠於敬

者及朕卽位以來命儒臣遍歷群書自周以至於宋元皆考祀事之典旣考之後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

宗廟頗合人情及

南北二郊以及

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且不如人情者以

社稷言之古人以

社爲五土之神

稷爲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因之以生而乃一園中各處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當行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

社之配位然後方行

稷神之禮此果當乎以朕度之此所以不合人情者也况朕自即位以來祀

天享

地奉

宗廟

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歛每常憂之京房有云交祀鬼神必天道之雍和神乃荅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爲未善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社稷於闕右比前人之所以禮殊式異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

二神神乃我荅人事歡悅後洪武十一年命三

御製文集 卷十三
公率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創

大祀殿合祀

皇天

后土當年冬十月三公入奏告工已成朕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且古人之祀

南北郊朕度之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

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

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

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及祀

天地尚實不尚華固執古而不變至今所以

天地之享與人大異以理言之

天地反不如人享以朕言之若以斯祀之禮執

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若人執古則

有汗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以今言之世

可行乎斯必不然也因是命太常卿每歲祭

天地於首春正三陽交泰之時是其宜也遂於
洪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

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

仁祖廟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
木不搖江海息波濤而浪靜輕雲縹緲於昊穹
獨露大降於天中纖塵不動銀燭光舒而燄挺
香烟裊繞而凌雲馥饌芬芳柴燎烟昇上達於
九天斯必

神之降臨合祀之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實其
事而歌詠之歌曰

第一歌

陳樂而奏

金石絲竹之會陳兮必五音以諧同命舉枹拊
鼓而撫琴兮加寶瑟以及竽鐘磬聲嘹亮而韻
窮兮吹埙篪以管從度千羽而周旋兮文武之
樂隆百辟奔走而供獻兮期上下以來通

第二歌

駕出天門

遙瞻閶闔之開闢兮飛龍前導而翱翔躡蹻鶴
舞鳳揚兮鸞輿冉冉而上方侍從景從周匝兮
天香馥郁而旌幢張

帝衣玄雲之衣兮彩霞赤霓而爲裳稽首仰瞻
遙迓兮耳聽金玉之鏗鏘

帝臨世而閱民兮蒙臻百福而海內康

第三歌

駕昇地戶

洪龐之戶闢兮擁

地祇之旌幢麒麟丹鳳之挾車兮角端前驅以
騰驤護衛森然而凜凜兮於昭穆穆而聖皇稽
首鞠躬而駕來兮惟格勤而趨蹌爲母之慈而
爲民兮合造化於乾陽予率百職以候臨兮惟
菲禮而願享

第四歌

七曜從駕

天星不息而周章兮
擁旌旄而運銀潢
幡幢繚繞於太虛兮
護從鸞輿而至下方
惟五星日月照曜兮
邇

帝左右而龍旂
傍引領以款覩兮
威威而衛帝行

第五歌

嶽鎮從駕

觀旂幡之四維兮
列神威而倍張嶽鎮
海瀆之會兮欽

地祇之來降陪神

迓聖而相從兮
擁山鬼於幽壑
翬飛蒼龍於儵然兮
清塵導道而妖魅
藏翹首以候來兮

聖皇為民而錫康

第六歌

瞻天望聖

民知

天地之臨祭兮老幼相將而仰

昊蒼日吉而時貞兮慶雲縹緲於

天堂柴燎烟焰而福給兮盡寰宇以芬芳民歌

且舞而跳躍兮俯仰乾坤以荷

聖皇

第七歌

兆民之福

皇天

后土之既臨兮享殺羞而美椒漿思陰陽之會

合兮如臨已而穆穆洋洋躬竭衷以趨蹌兮周

旋三獻而奉觴皇皇

三聖之優游兮眷予牧民而為王惟

天地之恩無極兮獨父母之育相當雖欲報之

何已兮但法常經而頗臧

第八歌

鸞駕回旋

氣氤氳而馥郁兮樂

聖駕之旋幢喜雲衢之暎丹兮

天廓落而

地洪龐目遙送而俯仰兮鸞輿升降而達玄黃
慕神降臨之盤桓兮於心燁燁而耿光願民之
多福兮每以歲首而奠筐

第九歌

升降殺羞

升沉燎瘞而幻化兮殺羞備納而供勤昌以之
而祈穀兮民謳歌而福愈良想

天門

地戶之茫茫兮欲假之來享而難望樂大禮之
既成兮必時若而雨暘

迎神歌

薰風蕩蕩兮解炎備朝紳兮懼恐弗專夜沉沉
兮星辰團團皓月輝輝兮馳天稽首頓首兮遙
瞻孰知

后土兮何然

昊天

昊天鑒蒼生兮來筵

送神歌

諸侯趨蹌兮肅齊列郊壇兮次第金石絲竹兮

方携早彷彿兮鳳凰來儀俄冉冉兮慶雲飛恭
遙瞻兮俯首低靖沉沉兮

后土降臨時

地祇兮欣喜吾民今歲兮樂雍熙臣率百職兮
羅拜壇壝感恩兮無已惟父

天兮母

地

思親歌

苑中高樹枝葉雲上有慈鳥乳雛勤雛翎少乾
呼教飛騰翔啞啞朝與昏有時力及隨飛去有
時不及枝内存呼來呼去羽翔硬萬里長風兩
翼振父母雙飛睽相隨雛知返哺天性真歔歔
慈鳥慟惻仁人而不如鳥乎將何伸將何伸吾
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親有似不如鳥
之至孝情歔歔歔歔夢寐心不泯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二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三
文

萌賢篇上

昔軒轅既平亂後治國事繁職臧蒼專出納理
百辟帝知務甚於蒼形勞以豪稀往禪之出入
公私稀如所在蒼迎而與語謂稀曰稀之來帝
命也所以命也紀繁無遺無知有知非理以理
非道以道非成以成非施以施非工以工非仰

以仰非俯以俯盡之矣吾不知嘉誰必稀知所以然歟稀曰帝命禪之何敢不益而又公私焉安不如命善善惡惡靡行靡止善幸臧行致恭恭竭及明元首良股肱稀自當許之是時蒼令庖者豐殽漿者美酒具陳水陸特以觴稀稀既盈腹遂拜而退明日從蒼出見蒼君頽其左扉右罇不樞是致宵晝關閉不如稀記之矣從蒼終日公無可爲至暮而入稀教闈者至梓人完

其戶及蒼復出見戶闔闢如式呼闈者審之曰斯何爲曰稀之所以效公私也蒼聞之惶惶四顧若無所措詣帝而訴帝召稀責之曰完戶之勤公私乎稀曰至公帝聞而釋之稀既出帝闕目蒼容髮鬢衣垢時乃懷歸入見夫人侍兒謂曰公事不軌稀之過上相衣垢愆在夫人髮鬢容陋失教侍兒時夫人耻侍兒聽來日稀遙見蒼出神清氣潔肥馬朱纓人裘相應民具樂瞻

相謂曰斯上相也皆曰然曰昔若是今若是始何焉中有人曰必門人也晡時歸蒼共稀食稀視蒼食器不潔居處多惡稀教主宅者清之其主宅者如之蒼自外入見宅院昔積塵無有階下青蕪已除異而問於主宅者曰斯若此而由何對曰稀之所以教我也蒼怒復奏稀於私有諂帝乃召稀曰若此何爲也稀曰至正帝釋之一日蒼家人趨市與鬻者互異薄其時而有之

鬻者但圓其目而視終不與較稀知令付所該少頃稀聞蒼妻之父兄子弟內外親戚恃蒼秉政無不爲民病者從而皆捕之帝覺召稀謂曰上相之親過有巨微卿略不有別俱法之人情乎對曰私公也帝釋之昔稀未有之時蒼之門人親戚病民者衆帝枉法安蒼蒼無所知自稀與蒼齊後蒼之內外眷屬凜然規矩王綱大振間日稀入見蒼僕肆已由志出入歷門中道稀

縛而付有司俄蒼之妾有犯夫人稀特數其罪
而出之主院者報稀之所爲蒼終不語亦色無
難及待稀尤善忽姦臣莽蕩者誣蒼帝信之將
命獄蒼蒼聞之免冠跣足待罪雉闕之下帝召
稀問之曰蒼若是奚爲之曰臣聞神農氏有奸
臣乖於羣職是致政衰曰奚不治稀對曰臣亦
聞之海濱之醢鮮者鼻不知臭其故在何其
日處之而已夫人君之不知其姦者如海鮮是

也固枉直直枉非忘忠非也帝曰若稀之所言
其莽蕩者與蒼孰是非耶稀曰帝其信疑乎服
斧乎曰言是非則斧之稀曰罪莽蕩釋臧蒼明
之矣帝曰斯是非乎曰至公私於是戮莽蕩於
社右晨朝帝曰嗚呼七曜昭昭經緯之度不失
寡人之幸也稀知帝憂乾象有變時水星出東
并司者聞之矣時蒼槩聞命歸無所爲稀謂蒼
曰斯人世初世也鳥獸多而逼人洪水汗漫而

御製文集 卷十三
四
艱民生理隄防之蒼如之工乃就帝心悅明年
值歲歉無民食帝未旨稀先之謂蒼曰民病矣
上相樂無憂乎曰非無也憂何爲曰生民之道
何難以民持杖而從事於山則火獵之牽罟而
從事於水則涸漁之其鳥獸魚鼈奚不爲生民
之立命者也蒼從其所以利若豐年俱朝蒼之
行也巨步舞袖由內戶中道而進稀見牽蒼袂
歛蒼背蹴蒼足謂之曰君門也蒼曰下戶卑道

臣民必由之所稀曰然則然矣柰何君之內行
門無大小皆由之此皆君門也雖在下卑臣者
罔敢肆步故有入恭出慎所以施於規矩則契
陶於模範則合然後禮天下則民從期在何期
在先式也未聞已非禮而令禮天下未之有也
蒼聞稀之言色惶心佳自謂甚得其助者朝之
日帝嘉蒼善用稀國事貞重賞之蒼聞命拜而
謝賜未及蒼弗辭稀曰上相帝嘉善矣蒼曰然

稀謂曰母色嘉母色善稀聞之德在葆光不知
光何由而耀時蒼喑喑而然之謂稀曰帝若是
稀繁至此孰可孰不可曰上相之祿萬鍾理分
也當爲而爲職當也君以敕勞之知也上相感
而謝之能驪龍之抱珠兮奚不二而一者歟今
之賜也過喜受也過分非明非賢彰之蒼曰如
之何稀曰且匿他若此而匡之朝之日帝賜善
成者百金蒼前而奏曰善成祿千鍾工雖善職

當也宜勞以敕不勞以祿帝曰是還有說乎蒼
曰臣欽復命臣聞君之道善不加賞怒不行刑
二儀之道也所以喜賞則過之怒刑則甚之惟
君謹之惟臣戒之帝曰善哉蒼之至言也蒼歸
稀從之蒼謂稀曰昔帝命稀來吾與首期之事
若干今也曾無盡施乎稀曰已而矣曰民治乎
曰常行化守永治此道不二二儀也帝聽生民
日安世道日治斯由蒼之賢稀之智於是命稀

弼五教帝暇日召稀謂曰前以卿從事於蒼凡
四復命寡人以卿爲至道路不有校今請陳之
一何至公一何至正一何至私公一何至公私
曰一至公之說爲帝齊大臣之不齊二至正爲
帝齊大臣之家三私公本臣下之私家也必以
王綱而整鎮之是私公也四公私者稀蒼門人
也蒼得罪帝命稀實之稀之所實從實不從僞
是公於朝明於蒼是公於私也是私公也公私

也百無不道哉帝善之一日帝憂蒼無裨者以
碣后從之后往蒼逆而論之曰后來如帝命乎
一蒼志乎益蒼志乎此傾之矣吾不知祥貞之
所歸耶曰帝命如之上相之遺則拾之闕則補
之蒼曰確之確之蒼出后從遊於野時蒼有牧
豕者在邇其牧者晝寢豕四散后見之及蒼歸
后後留爲牧者代其司良久牧者醒后方歸蒼
審之曰后何後我而至后曰上相牧者晝寢豚

徒樂之集 卷十三
疑無屬暫代時刻故後之也蒼於是仰天而噓
甚哉勞乎精誠之篤有若是耶命家人陳水陸
盛設羞以慰后待后既畢后再拜而去是後蒼
家事之巨微莫不求而理之說闍者以合之其
闍者無納無不納一日蒼家人盜內財非用闍
者隘門而捕之欲獻之於蒼后見之乃曰彼爾
同道也以同道而不睦者鬼也小過不張其得
在後闍者諾曰物隨往而可乎曰不可縱人止

物其爲善也亦諾之明日朝帝曰靡德靡貞寡
人之不幸也帝之斯言爲緱山氏有將因若是
罷朝歸蒼槩聞帝命后尤槩之及蒼越門而入
闍者謂他從朝者曰聞帝命乎曰有之曰事之
巨微曰甚闍者觀蒼引觴以酌后闍者入謂蒼
曰闍請代禪請禪易闍不亦兩能乎時蒼大笑
而奏罷后禪之職明日闍者指視碣后唧唧撼
首謂曰餘士求不朽之名非白首不能期之今

爾不數旬而永其不朽者志哉乎

萌賢篇下

顓頊治臣喬松博納士而家役之及久也不才者去之才能者留之其才能之衆中中有人變環者半智半不智松惜半智特不去留教半不智一日松誤失政事一間日省將奏明其所失環者謂曰事既失矣法既往矣君既無知雖不奏何患之松曰不然臣之道其在竭忠若是非

而隱是欺也若明而不盡者是瞞也使君之非而臣又飾其辭而辯是謂頑惡也如臣非非君誤聽非而將非之其默然不辯束手陷非是罪君者也所以過失則明之非過失則辯之是仁君者也環與童人者出遊抵供御用者家目其人所翫者皆御用非彼所有人曰斯非所有而有何之其人卒難隱晦以實告之曰盜得時環人爲松爲家理而歸環先至不言盜故人餘半

御製文集 卷十三
日方復舍松請環人共話松曰嗚呼貞士吉我
而吉君致吾兩憂兩不憂孰知其端環曰冢宰
之爲何患身君之不利如環等私徒冢宰何憂
家理不備其人者謂冢宰曰人聞先公而後私
善之善者也邇有供御者盜御用而翫之當罪
之不臣松驚謂曰獨見也他同之曰環者共驗
之矣松審環曰驗之曰然曰何先歸而弗先是
非至誠及我環曰斯非環預也松默然復與人

語曰環曰非預也彼所從事如環非預也如之
何的明之是有說乎人曰冢宰及人皆帝臣民
也更且帝專歿活兼執與奪然數事亦冢宰贊
益之矣人與之理私而更理公是成宰之賢就
帝之仁也安有家宰理天下門人無知是豢犬
羊也松聽之吁環生之所以不過世俗之一理
財耳終無補於我去之

啓忠篇

或野人問觀人於孔子曰敢問夫子之觀人乎
曰云其所以則與之語曰鄭索逋逃於宋宋不
與欲良騎樂工然後與之鄭如其所欲以瞽目
良騎如宋宋大夫皆悅納所與獻所逃是後日
歌舞聽音樂樂鄭之與一日樂工令相者導過
宋朝樂工當朝即私焉相者曰朝堂樂工曰朝
無人焉於是乎溺朝堂矣宋智人公孫倅謀與
衛閭曰大夫不忠矣吾輩言之衛閭不荅公孫

倅獨謂宋君曰大夫非臣也爲鄭所嗤宋君悞
自此之後凡言意盡者皆用之獨衛閭終不言
而乃目他人陞遷反含怨於君傍曰足下宋君
之臣何憾君若是曰君不我用耳曰吾嘗聞之
宋君多失庶官皆匡盡用之宋君明矣獨足下
朝野不聞輔佐之政宋君弗用足下豈不智君
者也足下何怒之有耶各有所司事非我干野
人謂曰夫子何決之是非子曰公孫倅智忠之

士衛閭罪君者也

岱山高文

岱山高兮不知其幾千萬仞根盤齊魯兮亦不知其幾千萬里影照東海兮巍然而柱天益於民庶兮興雲吐霧神龍出乎其間降祥則甘露垂於松柏佳歲則滂沱遍於厚坤冬則寒風時出巖壑雜然而有聲百川林藪森然而如雷坤之所載世之山首岱山也至如暘谷之東昧谷

之西日昇月騰之處人莫知其端吾某年狩於東方或登峰頂時聞天聲萬籟岱山之高也哉柱天之勢其可云乎俄而風生萬壑雲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倏忽電掣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至則威靈百備神之造化如此少時風靜雲收電斂雷息又百川之清泰其岱山尤其高哉其蒼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長松之所以長千尋不比丹崖所以高萬仞何量蓋由

太古之歲月以至如今蒼松掃丹崖而莓苔不
秀丹崖映蒼松而五色交輝猿啼雲樹之杪鶴
舞日觀之東鷗鷺盤旋乎深谷雖扶搖不可得
而昇峰於戲登太山而小天下越大海而眇江
湖信哉

夢游西岳文

猗西岳之高也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
覩穿雲抵漢巖崖燦爛而五光正遙望間不知

其所以俄而已昇峰頂略少俯視見群巒疊嶂
拱護週迴蒼松森然遮巖映谷朱崖突兀而
凌空其豺狐野鳥黃猿狡兔略不見其蹤峭然
潔淨蕩蕩乎巒峰吾將週遊岳頂忽白鶴之來
雙鸞異香之繚繞管絃絲竹之聲雜然而來天
意試仰觀見河漢之輝輝星辰已布吾之左右
少時一神跪言曰慎哉上帝咫尺旣聽斯言方
知西華之高柱天之勢如此於是乎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再拜瞻天愈覺神殊氣爽體健身輕
俄聞風生萬壑雷吼諸峰吾感天之造化必民
獲年豐遂舉手加額豁然而夢覺於戲朝乃作
思夜必多夢吾夢華山樂遊神境豈不異哉

辯韓愈訟風伯文

吾觀韓愈訟風伯之文知其爲人也似乎欠博
觀明道理徂物致知猶未審其精且天地不威
怒怒則風雲雷霆是也夫風聽天地之命萬物

生殺出焉春則播萌夏則長養秋乃結實冬則
歛藏非風不可至如時君不道天欲垂象以責
之則風受役矣乃張天地之威飛滄溟勃上下
揚毫釐於天外振嶽瀆以生音從神龍駕雷電
倏然忽然風之變化也赫赫然雲生霧長風之
威也此天地之正氣國家載在祀典凡文者可
不謹乎愈以風托比奸邪故作文以譏之由此
而慢神矣豈獨慢神而已哉於風之文失敬上

天之禮然皆由欠博觀明道理因格物之不精所致耳今也韓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辯爲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筆之際勿使高而下低而昂當尊者尊當卑者卑欽天畏地謹人神必思至精之言以爲文永無疵矣

駁韓愈頌伯夷文

古今作文者文雄句壯字奧且有音節者甚不寡文全不誣妄理道者鮮矣吁難哉朕聞儒者

多祖韓文試取觀之及至檢間忽見頌伯夷之文乃悉觀之中有疵焉疵者何曰過天地小日月是也且伯夷之忠義止可明並乎日月又同乎天地旌褒之尚無過於此何乃云日月不足爲明天地不足爲容也是何言哉嘗聞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二儀立極虛其中人物居焉曰宇如殿庭是也以天地初分爲垠來今無已曰宙如江流是也大矣哉天地明矣哉日

月韓曰過於天地日月於文則句壯字奧誦之則有音節若能文者莫出於韓若言道理伯夷過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此果誣耶妄耶韓文名世不朽已千載矣今爲我論識者莫不以我爲強歟設若不以我爲強則韓文乃至精之撰猶有其疵豈不鮮矣哉

諭風伯文

風兮風兮天地化機白日何有夜間何覓古至

於今實無而有難羈難縻爾風之妙微不能使人無疑至如揣之無骨捫之無衣噫嘻忽又周旋人物嫋娜樹枝或曰非風也乃樹窈窕之威儀非風之所致爾飛槁葉走黃沙動而靜靜而動高而夷險而易窪而隆見如是之奇將爲人信乎人又以爲不然爾何怒之速也捲海氣雲六合岳鎮爲之音浩浩然蕩蕩然八荒震悚民人信有風矣爾方釋忿然之威見雍和之意其

惟製文集 卷十三
播萌五穀如雲如浪作薰解民之愠何藥可奇
至如却氛埃清宇宙明日月朗星辰天地位其
位可不功乎今也民之感思且信天地清寧可
不善乎吾以斯言故敕爾想宜知悉

拔儒僧文

朕聞三皇五帝夏商文武之治天下分民以四
業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凡四者備天下國家用
無闕焉列聖相傳至漢之明帝又加民業以二

曰釋曰道六藝雖各途惟釋道同玄儒雖專文
學而理道統其農工商三者皆出於斯教至如
立綱陳紀輔君以仁功莫大焉論辭章記誦儒
者得其至精苟非其類而同其門未必得獲至
微且農勤於畝者歲成工乃時習而巧精商能
不盜詐而利本俱長今之釋道者求本來之面
目務玄晤之獨關至妙者隻履西歸飛錫長空
笑談定往化兇頑爲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非

苦空寂寞忘嗜欲絕塵事者莫探其至玄未聞
農工商釋道者精於儒正默論間俄而侍講學
士宋濂言及有僧名傳者儒釋俱長邇來以文
求臣改益臣試開展過目篇篇有意文奇句壯
奚啻於專門之學臣故不益而不改以全僧之
善學者也臣昧死敢煩聖聽誦之再三可知其
人矣朕是許之不時之間學士以誦再三聽文
思意果如濂言然僧所以求改益者非也其文

深意曠非久覽豈得其本源朕知僧之意有所
精學卒無揚名之處故特求名儒以改益之由
此而揚名欲出爲我用濂曰恐無此乎朕謂濂
曰云何如是觀人古賢人君子託身隱居非止
一端如寧戚扣角百里奚飯牛望鈞於磻溪徵
隱於黃冠此數賢能者未必執於本業而不爲
君用朕觀此僧之文文華燦爛若有光之照耀
無玄虛弄假之訛語句真誠貼體孔門之學安

御製文集 卷十三
得不爲用哉

闕阿奉文

每聽儒言及觀書史切見歷代之興人才濟濟
匡君益民歷歷昭然朕雖夢慕安得而至耶特
以未造閱江樓名令諸職事試作文以記之諸
人聽而往即日文成群獻於前旣而張目一覽
文章雖有高下其大意則亦然所以大意亦然
者何不過皆誇樓之美言工已成覽文之後不

得而無憂吁難哉之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而
好戰鬪忽宮中婦人徐充容者上疏曰地廣非
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
丘誠不可也但觀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人才
可見矣或一二從者所問所答不過順其欲而
常其美惡不諫焉以斯人之心猶思膺上爵而
名揚於世倘有信乎曰然曰何以信之曰但見
衣冠濟濟身書雄偉豈不人才者歟今制云之

人矣此群然而同遊者何物也曰今之同遊非昔君之同遊者昔君之同遊皆和而不同者今同我遊者咸同而不和者曰既知如是曷不黜之曰未可也曰何不果而從其迂曰不然待彼自省耳若或一省朕得人矣何下歷代人才之盛歟

設諭文

朕嘗以事勢觀人以時宜較之何有職之士愚之至甚誠爲惜哉且姦貪者永不畏死於時宜事勢略不以爲然其正直仁心者徒知此而不知彼於事勢時宜但其膚爾是以惻隱仁心顛倒而用矣豈不知上古聖人驅犀象而逐虎豹未嘗有逐麒麟獐鹿者也或問禁師曰爾擅降蛇而得善至旣得蛇而殺之否師曰殺之可殺放之當放朕謂師曰蛇乃人人所惡者爾言有可殺而可放者可得而聞乎曰可所以殺之

御製文集 卷十三
者其蛇所以放之者其蛇朕以師者誣說試復
問其詳謂師曰得蛇之後盡殺之可乎盡放而
不殺可乎師曰皆不可臣擅得而憑神殺放亦
憑神苟不依神其有咎焉嗟夫陰翳幽穴中一
微命之蛇爾人將以爲無屬也以降蛇者言乃
有屬焉故生殺不敢妄爲以其有神也再詢儒
者朕每聞湯聖人也去三面而祝之令有生路
果然乎曰然曰豺狼欲左右而容乎曰不然以

其傷物命也嗚呼善者好之惡者惡之仁人君
子不解而倒之邪耶正耶省哉戒哉利益矣

省頌文

嘗觀古之賢愚者清濁之分善惡之別曉然矣
但近視目前職事者渾哉若以此渾字言之莫
不方今有職者不知賢愚善惡者歟非也其清
濁之分善惡之別人皆知之爾然今人之心法
古賢善者少效古愚惡者多則賢善者無同愚

惡者有何哉蓋為不治艱險之覆身日習澆姦
之篤故賢善之性日消而不立執迷之情日生
而愈堅吁難哉所以古人以卑而致高以愚而
致賢捨此而取彼守虧而樂安時人以為易歟
難歟嗚呼不思慮患以防危務姦頑而覆命修
德善終生膺上爵揚名於世君子履之小人棄
之惜哉惜哉孰不悟歟

縱參鶴文

東海有來貢者姓瀛名洲所貢者仙鶴試取觀
之及其至態貌與常鶴同何足為奇貢者曰不
然若知其內方識鶴之異其人但言此而往未
暇詳問以鶴敕內臣雜參群鶴中參者去其翮
日夕與人相狎凡鶴皆去其翮同時而又生參
者不拘聽其自然餘月翮翼乃全時居五六月
群鶴抖擻颺去翅不遠而墜與民狎民不知將
謂野者故鶴多中矢彈者惜哉參慙數月一

但如是而廢豢者曰俗鳥何戀曰爾何知俗鳥
對曰智鳥必息六月若扶搖值春秋所以假天
風而各乘其氣今俗鳥去不依時故如是也尚
有未去者數枚將必神鳥也朕又觀之乃瀛洲
者進其鶴丹頂玄裳縞衣墨足日三朝而四舞
鼓翼無時如此者又兩月而臨中秋數雨過而
天青黃花香蘆葢白風高而翅輕朕坐苑中忽
聞九霄之上有鶴雙聲張目仰觀見鶴一對搏
風而振翼旋若羊角扶搖而上翕忽其翎漸覺
微細其身將摩青之際形若蠅蠓之狀斂翼而
東下不知幾千萬里是鶴息翼之處因觀智鳥
致吾有歎所以君子之於當世能善事而動善
時惟瀛洲之鶴可體也且鶴非時不動止是整
翼而已及其時至乃舉事成豈不知智鳥乎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四
 皇陵碑記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
 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
 之艱辛况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
 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曰昔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四

碑

皇陵碑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
 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
 之艱辛况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
 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曰昔

我
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而天災
流行

眷屬罹殃

皇考終於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歿合家守喪田主
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
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

三尺奠何殺疑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
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
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爲糧予亦何有心驚者狂
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爲
我哭我爲兄傷

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哀動遙蒼汪氏
老母爲我籌量遣子相送備醴馨香空門禮佛
出入僧房居未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爲計雲水

御製文集 卷十四
飄颺我何作爲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
旣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烟而急進暮投古寺
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
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快伴西風
鶴唳俄浙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
滾乎沸湯一浮雲乎千載年方二十而彊時乃
長淮盜起民生攘攘於是思親之心昭著日遙
盼乎家邦已而旣歸仍復業于於皇住方三載

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潁次及鳳陽之南廂未
幾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
書云及趨降旣憂且懼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
欲聲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
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奮臂而相戕知者
爲我畫計且禱陰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
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卜逃
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即起趨降而附城

幾被無知而創少頃獲釋身體安康從愚朝暮
日日戎行元兵討罪將士湯湯一攫不得再攫
再驥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棄戈與鎗
予脫旅隊馭馬控韁出遊南土氣舒而光倡農
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
而盈岡率渡清流戍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慨
慷知仲姊已逝獨存駙馬與甥雙駙馬引兒來
我棲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携兒

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歿又數載獨遺寡婦野持
筐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
訴昔以難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鋼群雄並
驅飲食不遑暫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孰禮
義是尚遂定建業四守關防礪兵秣馬靜看頡
頏羣雄自爲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不振
乎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張皇六
師飛旗角亢勇者效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將

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平乎
吳越齊魯耀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崑函地險河
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刃而燦若星
鉞已而長驅乎井陘河山之內外民庶咸仰關
中即定市巷笙簧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
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
凰天塹星高而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巒接乎
銀潢欲厚陵之微塋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減

於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烝嘗惟劬勞罔
極之恩難報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
必彷彿乎殷商淚筆以述難諭詞以撫昌稽首
再拜願時時而來饗

記

閱江樓記

朕聞三皇五帝下及唐宋皆華夏之君建都中
土詩云邦畿千里然甸服五百里外要荒不治

何小小哉古詩云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又何
大哉詢於儒者考乎其書非要荒之不治實分
茅胙土諸侯以主之天王以綱維之然秦漢以
下不同於古者何蓋諸侯之國以拒周始有却
列土分茅之胙擅稱三十六郡可見後人變古
人之制如是也若以此觀之豈獨如是而已乎
且如帝堯之居平陽人傑地靈堯大哉聖人考
終之後舜都蒲坂禹遷安邑自禹之後凡新興

之君各因事而制宜察形勢以居之故有伊洛
陝右之京雖所在之不同亦不出乎中原乃時
君生長之鄉事成於彼就而都焉故所以美稱
中原者爲此也孰不知四方之形勢有齊中原
者有過中原者何乃不京而不都蓋天地生人
而未至亦氣運循環而未周故耳近自有元失
馭華夷弗寧英雄者興亾疊疊終未一定民命
傷而日少田園荒而日多觀其時勢孰不寒心

朕居擾攘之間遂入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俄而匹馬單戈日行百里有兵三千效順於我於是乎帥而南征來樓江左撫民安業秣馬厲兵以觀時變又有年矣凡首亂及正統者咸無所成朕方乃經營於金陵登高臨下俯仰盤桓議擇爲都民心既定發兵四征不五年間偃兵息民中原一統夷狄半寧是命外守四夷內固城隍新壘具興低昂依山而傍水環繞半百餘里

軍民居焉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然居是方而名安得而異乎不過洪造之鼎新耳實不異也然宮城去大城西北將二十里抵江干曰龍灣有山蜿蜒如龍連絡如接翅飛鴻號曰盧龍趨江而飲水末伏於平沙一峰突兀凌烟霞而侵漢表遠觀近視實體後視之狀故賜名曰獅子山旣名之後城因山之北半壯矣哉若天霽登峰使神馳四極無所不覽金陵故迹一

目盈懷無有掩者俄而復顧其東玄湖鍾阜倒影澄蒼巖谷雲生而靄水市烟薄霧而蒼鬱人聲上徹乎九天登斯之山東南有此之景俯視其下則華夷舸艦泊者檣林上下者如織梭之迷江遠浦沙汀樂簞翁之獨釣平望淮山千巖萬壑群嶺如萬騎馳奔青天之外極目之際雖一葉帆舟不能有蔽江郊草木四時之景無不殞紛以其地勢中和之故也備觀其景豈不有

禦也歟朕思京師軍民輻輳城無暇地朕之所行精兵鐵騎動止萬千巡城視險隘道妨民必得有所屯聚方爲公私利便今以斯山言之空其首而荒其地誠可惜哉况斯山有警則登之察奸料敵無所不至昔僞漢友諒者來寇朕以黃旌居山之左赤幟居山之右謂吾伏兵曰赤幟搖而敵攻黃旌動而伏起當是時吾伏精兵三萬於石炭山之陽至斯而舉旌幟軍如我約

一鼓而前驅斬溺二萬俘獲七千觀此之山豈
泛然哉乃於洪武七年甲寅春命工因山爲臺
構樓以覆山首名曰閱江樓此樓之興豈欲觀
燕趙之窈窕吳越之美人飛舞盤旋酣歌夜飲
實在便籌謀以安民壯京師以鎮遐邇故造斯
樓今樓成矣碧瓦朱楹簷牙摩空而入霧朱簾
風飛而霞捲彤扉開而彩盈正值天宇澄霽忽
聞雷聲隱隱亟倚雕欄而俯視則有飛鳥雨雲

翅幕於下斯樓之高豈不壯哉噫朕生淮右立
業江左何固執於父母之邦以古人都中原會
萬國嘗云道里適均以今觀之非也大槩偏北
而不居中每勞民而不息亦由人生於彼氣之
使然也朕本寒微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
此且西南有疆七千餘里東北亦然西北五千
之上東南亦如之非際沙漠與南相符豈不道
里之均萬邦之貢皆下水而趨朝公私不乏利

益大矣故述文以記之

又閱江樓記

有序

朕聞昔聖君之作必詢於賢而後興噫聖人之心幽哉朕嘗存之於心雖萬千之學猶不能倣今年欲役囚者建閱江樓於獅子山自謀將興朝無入諫者抵期而上天垂象責朕以不急即日惶懼乃罷其工誠令諸職事妄爲閱江樓記以試其人及至以記來獻節奏

雖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終無超者朕特假爲臣言而自尊不覺述而滿章故序云

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皇帝坐東黃閣詢臣某曰京城西北龍灣獅子山扼險而拒勢朕欲作樓以壯之雄伏遐邇名曰閱江樓雖樓未造爾先爲之記臣某謹拜手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人之君天下作宮室以居之深高城隍以防之此王公設險之當爲非有

益而不興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誠可信也今
皇上神謀妙算人固弗及乃有獅子山扼險拒
勢之詔將欲命工臣請較之而後舉且金陵之
形勢豈不爲華夷之魁何以見之昔孫吳居此
而有南土雖奸操忠亮卒不能擅取者一由長
江之天塹次由權德以沾民當是時宇內三分
勁敵豈小小哉猶不能侵江左豈假閱江樓之
拒勢乎今也

皇上聲教遠被遐荒守在四夷道布天下民情
効順險已固矣又何假閱江樓之高扼險而拒
勢者歟夫宮室之廣臺榭之興不急之務土木
之工聖君之所不爲

皇上撥亂返正新造之國爲民父母協和萬邦
使愚夫愚婦無有謗者實臣之願也臣雖違命
文不記樓安得不拜手稽手以歌

陛下納忠欵而歛興造息元元於市鄉乃爲歌

曰天運循環百物禎頒

真人立命四海咸安臣歌

聖德齒豁鬢班億萬斯年

君壽南山

觀春光記

洪武六年歲在癸丑正月十有二日甲寅時當
巳漏坐大本堂閱幼儒習詩書是日也春雲靉
靄群鳥喧呼堤邊之柳微黃裊娜垂條萬線影

拂清波致叢魚之來戲而蝦蟇之屈橫遙觀四
山之翡翠深岩幽谷必羣芳而萬類其坐殿庭
知百花之初綻何也蓋京城四護皆山惟鍾阜
主山也居寅良適當春初風多東發由山而過
殿諸芳之馨隨風而至故知山之有藥其春到
必然又見新水潺潺水族躍於淵飛走者巢顛
而窩叢雖微命之蜂蟻知陽和而關戶識交泰
而措房觀諸物之得所必蟄龍之將興正農勤

猷畝之時國圖大治之初士人習業之方然此
春之所以堪憐堪愛者爲何由日光之漸長也
君子之學道竭力於斯時儘可有爲所以古人
惜寸陰者以其春光之難得也不然今春旣往
學業未周雖有來春非今之新春也但乘鑑窺
顏壯者蒼而少者壯觀於此者寸陰可不惜乎
若惜於分陰者尤爲上士其蠢蠢之徒止知有
春秋而已加歲蒼顏又不知其時已過矣嗚呼

稟天地之精英達者可不慎歟

感舊記

有序

予因督工中都道經滁陽乘春之景踏青西
郊細目河山城雉如故懷壯戍此今河山雖
是依然故人首面移顏花木謝而再春人已
蒼而不少感彼此之時勢執筆留心特叙困
興之事以爲記

息驛時聞登豐峰而臨下觀四山以環滁識歐

陽之不謬昔雖駐斯當揮戈角逐之時何暇遍
遊今戡定禍亂定於宇內時逢民福之時故得
暇遊於舊成景多故迹川曠而水紆醉翁亭下
釀泉備酒掬飲者酣黃精蕨薇扶老以澤顏民
淳風厚閭巷情歡因覩民之樂天子今始見歎
往日之危難何下萬千之數當有元弛綱之時
氛埃渤於宇宙鴻濛於中原羣盜縱英而馳騁
蕩民命如驅羊予潛草野奚往而何藏守食餘

粟度殘生以候時康何天狼之晃朗弧矢乃倒
芒吾將居無何於是乎匹馬單戈奮興淮右聚
良民於鄉里收殘胡遺士於諸營祝天以保衆
利劔以除精射攬槍而清太虛摧堅壘而安厚
土謀當有志之初於是乎張皇六師九伐威於
海內不幾年間偃兵息民時亨亨今日月運行
民欣欣兮樂歲康寧符應兮有準修德兮在古
與今豈崇朝兮飄風何終日兮驟雨景物異前

河山如故既定亂以安民猶得恩往以閱今足
當年之初志述而爲記

紀夢

昔當辛卯有元至正君弱政不務臣弄權擅威
福海內失馭邪術者倡亂遂致王綱解紐天下
紛紜其年汝穎斬黃民皆爲逆次年徐宿熾然
盜起蔓延及鍾離定遠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凶者
數萬當時貪官污吏莫敢誰何未幾壬辰二月

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閭
舍蕩盡民財產無根椽片瓦牆無立堵可觀不
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時官軍久不見至
失民仰望棄順效逆之心萌矣俄而胡帥至乃
徹里不花率騎三千會陷城州主謀營城南三
十里聲攻城而逡巡不進唯是四掠良民得之
則以絳繫首稱爲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功於
是良民受害激動前日萌逆之心是有呼親喚

御製文集 卷之四
十五
舊相繼入城合勢共守以相拒以守則穩如太
山若以胡帥攻之則如蚍蜉之撼石柱識者以
爲胡亡自是始也予當是時尚潛草野托身緇
流兩畏而難前欲出爲元慮繫絳以廢生不出
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於是禱於伽藍祝曰歲
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二民人盡亂巾衣皆絳赤
幟蔽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
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神決之若許出境以全

生以玆投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許以守舊則以
一陰一陽報我祝畢以玆投之於地其玆雙陰
之前所禱者兩不許予乃深思而再祝曰神乃
聰明不佞余篤然而祈之神不爲我決旣不出
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報我陽玆予備糗以往
以玆擲於地其玆仍陰之就而祝曰莫不容予
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玆擲地果陰之方知
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必凶予心甚恐願求陽

御製文集 卷之四
十六

從東文集 卷之四 十六
玆以逃之玆落仍陰之更祝神必逃神當決我以陽以玆投於地神既不許以玆不陰不陽一玆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義而後倡乎神不誤我肯復以玆陰之以玆投於地果陰之予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門守者不由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爲步卒入伍幾兩月餘爲親兵終歲如之當時予雖在微卒嘗觀帥首之作度之旣久甚非良

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我爲鎮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非道棄數百人內率二十四名銳者南遊定遠忽有義旅來歸者三千率練之六月取橫澗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餘入滁陽葺城以守之又明年春兵入和陽與元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月親渡采石江下姑孰丙申入建業集兵十萬堅守

江左秣馬厲兵後三年發兵四征又三年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所得壯士精弱半之七十餘萬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戊申正月即皇帝位朕許之至秋不記月日忽夢居寒微暇遊舍南仰觀見西北天上群鳥如燕大小數不可量摩天而下須臾少近皆鳩鵲之狀又少近比鳥之狀忽然自鳥中突一仙鶴者徐翅東南予回首以顧之有鶴數對畧少將近忽不知鶴之所

在惟有青旛數行但見旛去旛首浮空而行不見持旛者亦不見其竿旛過少頃西北天上有
一木爲朱臺四有稜角周有欄檻色皆以朱黃
繩四扯之前上立二人如寺閣內金剛一體無
二極目視之見二人口若宣揚之狀忽臺轉西
以左向南不見二立士却見列坐幙頭抹額者
數人又臺旋北向以後向南見臺上中立三尊
若道家三清之狀其中尊者美貌脩髯人世罕

見畧少回觀於我仍在西北余尚夢寒微中天
神既去急歸告於老嫂曰適來天神過此我必
得罪故歸告於家且回聽命出門既行乃換其
景不在寒微之時便問昨來天神何往傍曰朝
天宮去矣急趨之行未久途逢數紫衣道士者
以絳衣來授予揭裏視之但見五綵問此何物
也內一道士隨聲此何物也又一道士叱彼道
士曰此有文理真人服予服之忽然冠履俱備

傍有一道士授我一劍上皆如牙齒之狀持
教我行不數十步間南途逢一皂衣禿袖者
來露首及兩肱二股首頂一竈兩耳怒目而西
北往予再東南行數十步過一小川川南山北
有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東宮衣青衣而立彼忽
然而夢覺明年即位於南郊未即位之先雪沒
市鄉當祭及即位之時香霧上凝天而下靄地
獨露中星遂紀年洪武

遊新庵記

鍾山之陽有谷谷有靈泉曰八功德水不稽何代僧因水以建庵不過數間而已其向且未的然而游人信士無問春秋四季時時來往酌水焚香滌愆懺罪已有年矣朕自至此二十年餘每觀此地景雖佳麗庵將頽焉朕嘗歎息蔣山住持寺者自建庵以至於斯時前亡後化者疊不知幾人曾有定向而革庵者乎故空景美而

庵頽一日暇遊於此有僧求布施於朕以崇建之朕謂僧曰愚哉爾知梁武帝崇信慧超雲光等捨身同泰寺陳武帝敬真諦等捨身大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說者秦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興長生魏道武因寇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同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之心未必不善然善則善矣何愚之至甚其僧道能

則能矣何招禍之如是答曰未知目前數僧道當是時日習世法頗異常人故作聰明於王侯僧特云天堂地獄道務云壺中日月洞裏乾坤八寒八熱致使數帝畏地獄懼八寒八熱願登天堂入壺中洞裏所以昧之國務日衰海內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謗及法門是後三武因此而滅僧不旋踵而覆豈佛老之過歟蓋當時僧道不才有累於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興非天不佑

乃君愚昧非仁連謗於佛老其三武罔知佛老之機輒毀效者因二教之機微而理祕時難辨通致令千古觀於諸帝臣之紀錄達斯文者無有不切齒奮恨以其所以非獨當時爲人唾罵雖萬古亦汚名罪囚天地間爾尚弗識何愚之篤近者有元京師有異僧名指空獨不類凡愚之徒元君順帝有時問道於斯人斯人答云如來之教雖云色空之比假務化愚頑陰理王度

又非帝者證果之場若不解而至此糜費黔黎
政務日杜市衢磬磬則天高聽卑禍將不遠豪
傑生焉苟能識我之言悟我誠導則君之修甚
有大焉所以修者宵衣旰食修明政刑四海咸
安彝倫攸叙無有紊者調和四時使昆蟲草木
各遂其生此之謂修豈不彌綸天地生生世世
三千大千界中安得不求爲人皇者歟指空曰
以此觀之貧僧以百劫未達於斯若帝或不依

此而效前其墮彌深雖千劫不出貧僧之右又
丞相撈思監至齋盛素羞以供亦問於指空意
在增福指空曰凶頑至此而王綱利愚民來供
則國風淳王臣遊此民無益公相之來是謂不
可修行多道途異而理同公相知否曰不知曰
在知人在安民忠於君孝於親無私於己公於
天下調和鼎鼐燮理陰陽助君以仁誠能足備
則生生世世立人間天上王臣矣吾將數劫不

達斯地苟不依此刻剝於民欺君罔下用施於
我雖萬劫奚齊吾肩朕觀指空之云如是爾僧
欲以庵爲朕增福可乎彼雖有營造之機朕安
有已財於此僧曰富有天下肯若是耶不然國
之富乃民之財君天下者主之度出量入以安
民非朕之已物乃農民膏血耳若以此而施爾
必不蒙福而招愆僧云佛法付之國王大臣曰
當哉所以付之者國令無有敢謗聽化流行非

王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時朕不施後更一
住持法印者朕務繁不暇來此將歲過七年冬
十一月二十有五日因暇入山遂達斯地想昔
日之逕崎嶇高下今者崎而平嶇而直坦途如
是豈不異乎何止此逕而已其庵架空幕谷凌
巖而出松智流泉以成瀑布飛吼長空致猿啼
夜月於峰巔白鶴巢桐而每顧深隱翠微縱有
飄風而不至遊人逐樂禽獸情歡煥然一新觀

御書文集卷十四
斯創造庸愚者弗能噫有非常之人建非常之
功法印如是安得不神識者哉傍曰僧於此不
貪而不盜無私於已有功於衆叢林仰之於戲
庵爲僧所新僧爲庵所名人能知一軀爲囊神
之室以神修軀若不知修軀以軀使神豈不愚
人者歟

西征記

癸卯秋以巨舟千艘載甲七十萬是日天風東

發揚帆泝流西征荆楚檣旗之後纜解舟行時
兩岼諸山墨雲變隼左雷右電江潮洶湧群鳥
萬數挾舟翅焉少頃有蛇自西北浮江趨舵朕
親視之斯非神龍之化若是歟果天不我捨加
龍神運機則西鄙之寇如豺狼之被獵不旬日
必至於麾下次日舟師抵采石泊牛渚磯未幾
一龜一蛇浮凝舵後略不畏人如此終半晝不
異斯急流之所疑其然恠之見船末巨鼓一枚

恐妨戰鬪即令左右將施神廟語旣鼓行復視之莫知龜蛇之所在已而師行由梁山磯其江陝隘巨舟輻輳見對立嵬山恠石穿空奔濤峻急樹生岸畔礙鳥道以披雲罷觀之後駕艣飛帆暮泊蕪湖之西江天風漸作水陸音生驚濤洄岸氣起溟濛是夕止趨就纜至旦風猶未止仍泊是江遙見江心一山挺然凌空酋然插水首有廟焉惟諸將輕舸如織梭而上下朕謂左

右曰若是者何如對曰是山之神擅禍福以致是所以諸將往禱焉須臾逆風止順風生於是浮游而前數日越樅陽渡漢武射蛟之所半晝抵皖城寇舟不戰水陸固守朕命諸將以舟繫水以步疑陸鼓譟而進不踰時空其江盡爲我有於是宵晝弗停次日午後兵抵潯陽之下與彼交戰再衝再折凡若此者三彼負而我勝友諒遁逃遺將伏降朕命能者葺城守之班師建

業吁兵凶事耳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命甲士
露鋒刃比縛首惡以來前其良民安無誤遭者
耶荷

上帝默相兵無血刃潯陽以平民獲康哉

蘭亭流觴曲水圖記

古蘭亭流觴曲水圖一卷俯清流而弗湍仰茂
林而幽靜亭坐一人下視游鵝一裊一皮二人
露列流側一授一接松下二人一撚髯而問一

凝卷而聽巖傍一人神倦而伸身澗右一人一
手舉卷一手握筆按膝竹間二人一卷軸已成
一回身以軸而授老竹下二人一年邁屈脊抱
膝棄卷而息一臨流而探盃澗北二人一據膝
而問一以手印地而聽又竹邊二人一收卷而
捲一紐頸而觀詩底一人安筆硯整衣冠而坐
其潁川庾蘊過酒覆盃交睫不開僕者撼之參
軍楊模隔流而躍如伶人狀王獻之攝衣而憇

王肅之將俯流而取觴司馬虞誠疑軸以言呂
系側身以手踞地而聽后綿酪酏握卷坐寢孔
熾酒後持卷仰觀劉密袒衣攘臂以取覆盃王
玄之王彬之相揖而構詞謝繹搔疥王徽之舉
幅執筆而書勞夷擊盃鵲下徐豐之玩鵲遍觴
華耆停盃他視曹華開卷王蘊之攘臂肆坐卞
廸迎流欲觴謝萬回顧長松曹諲舒足回顧華
茂袒衣執筆呂本握筆搔耳虞谷捧觴而勸他

者孫嗣掀髯而態度袁嶠之讚他文王豐之開
卷誦之首有童子十人侍立者二主器者一擊
瓶者二掬酒者一發盃者三受酒者一中者遣
滯盃者一末有童子五人捧斝者二呼盃者一
縱盃者二一卷凡六十人內鳥一隻其或吟或
詠或醉或眠或俯或仰或起或坐或舞或取或
趨或止曲盡其態尤有異焉皆始于一良工之
育方有名於筆鋒之下是可奇也由斯知晉代

之衣冠人情之風美有若是耶故於洪武九年
秋七月記

盛叔彰全畫記

朕觀世有萬物若易者至易而不難難者至難
而不易吾嘗謂定矣一日入裝背所背者以數
器足五色於前疑其事而懷之少間遙見背生
盛叔彰者揮毫於古圖之上於心惡之將以爲
今古人異藝况此圖歷代祕藏之物物皆上品

安得而輕著筆耶於是特趨而俯視見古畫一
卷名曰上品於中山積水廢間有存者極其神
妙令人美翫甚恨不全何期盛叔彰運筆同前
色如初著故曰全畫是難得也試問斯人彼以
全畫爲妙除此外更何曰他無能而亦頗畫山
水曰彼圖旣成鬻之於市人有買者乎曰近年
以來缺曰非也乃世亂方定人各措衣食而不
暇爾當篤其志而務斯他日買者如流之趨下

可衣食終身毋中道而廢囑焉

僧智輝牛首山庵記

洪武十年夏四月有僧自遼之金山越海而來其僧關內人姓王氏某歲出家於某寺受業於某師師與其名曰智輝字曰朗然其智輝慇懃於座下周旋若干年後長成志在東游元都果而行之得達至某寺某年拜指空於某寺未幾大將軍兵下中原入胡都智輝東往欲渡鴨綠

閱金剛山未遂初志而留禪金山其地北接曠漠彼處人少寡禮義尚殺伐况人徒氈廬而北行深入酷寒智輝自思此處地方每歲未秋勁風先至三冬江海爲之合冰山川雪凝平地丈餘智輝乃曰非茹腥羶而不能居此方今中國有君萬姓寧家當此之際吾不歸而奚往於是乎持錫星奔攝雲山而西向四月渡滄海於登萊當月至京師朕召見之與語其僧問荅聰敏

豁然有丈夫之氣豈比泛泛之徒於是勅往天
界使寧神以禪居未三月乃曰吾日中一食樹
下一宿今居大厦坐食煩人豈不福將薄而禍
臻乞居山僻處願得力耕火種自爲生計以度
天年實吾初志也於是許之不旬日其僧來謁
而辭賜齋於西華門上朕謂僧曰爾今既往同
行者幾曰同行者有天界蔣山二住持曰送行
乎曰然於戲美哉世之學業者如二山之住持
矣特爲之記

遊寺記

朕因憂慮旣多特入寺中與禪者盤桓暫釋幾
冗之一時入寺旣行凡所到處無不有佛及至
方丈平視兩壁皆懸水墨高僧凡四軸六人一
軸三禪海水一軸了經松下一軸撫鹿溪邊一

軸樂水於巖前嗚呼住持者志哉所以設此意在感動心懷堅立寂寞之機甚得其宜也何以見之如三禪海水者其海深天飛浪烟海四際其高僧凝然舉塵而揮鼎足而坐可謂奇矣動修者一也又了經於松下對月於昊穹可謂清之極矣復有一僧前撫鹿於溪後山神以密護可謂行至矣又坦然而無慮樂然而無憂樂水於山根可謂寂寞而已斯四軸六人足可堅修

者之心朕爲斯而樂至暮而歸餘月復至寺由東廡而入見畫像圖形皆男女夾雜濃梳艷裹者紛然將謂動小乘而堅大乘也徐至苑中見有數架修上薔薇朕亦謂非宜也少時憇方丈顧左右壁亡其前日所有高人四軸不覺興歎矣何哉所以歎者不惟畫於薔薇不合有而有四軸高僧當懸除去皆非所宜故興歎息焉

靈谷寺記

朕起塞微奉

天繼元統一華夷鼎定金陵宮室於鍾山之陽
密邇保誌之刹其營修者升高俯下日月殿閣
有所未宜特勅移寺凡兩遷方已當欲遷寺之
時命太師某詣山擇地及其歸告乃云山川形
勢非尋常之地其勢川曠水縈且左包以重山
右掩以峻嶺背靠穹岑排森松以摩霄漢虎嘯
幽谷應孤燈而侶影鶯囀巖前啓修人之清興

飲潔流於山根洗鉢於湍外魚躍於前淵鳥棲
於喬木鹿鳴呦呦爲食野之萍云之若是旣聽
斯言朕懽忻不已此真釋迦道場之所也即日
召工曹會百工趨所在而建址百工聞用伎以
妥保誌曜靈佛法人皆如流之趨下嗚呼地勢
之勝豈獨禽獸水族之樂伎藝之人惟利是務
云何聞建道場不憚勞苦一心歸向自洪武某
年某月某日時某甲子工興至某月日時工曹

御製文集 卷十四 三十三
奏朕爲釋迦道場役百工各施其伎今百工告
成朕善其伎特命禮曹賜給之工曹復奏伎藝
若是有犯役者五千餘人爲之奈何朕忽然有
覺噫佛善無上道場旣完安可再罪當體釋迦
大慈大憫雖然真犯特以青災一赦旣臨輕者
本勞而逸死者本死而生歡聲動地感佛慈悲
吁佛之願力輝增日月法輪建樞燈繼香連於
戲盛矣哉願力之深乎然是時國務浩繁不暇

禮視身雖未至夢游幾番此觀之歟夢之歟嗚
呼未嘗不欲體佛之心而謂衆生悞奈何愈治
而愈亂不治而愈壞斯言乃格前王之所以今
欲寬不可猛不可奈何然一日潔已而往禮視
去將近刹餘里俄谷深處嵐霞之抄出一浮圖
又一里旣將近三門立騎四顧見山環水迂禽
獸之所以果然左羣山右峻嶺北倚天之疊嶂
復窮岑以排空諸巒布勢若堆螺髻於天邊朝

鶴摩天而翅去暮復挽樹而跳歸喬松偃蹇於
崖畔洞雲射五色以霞天此果白毫之像耶谷
靈之見耶朕欲有謂而恐惑人故默是耶今天
人師有殿諸經有閣禪室有龕雲永有寮齋有
大厦香積之所周全莊嚴備具以足朕心矣故
敕記之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四

終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五

序

道德經序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羣雄之並起不得
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
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
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伐元統育
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

遑慮穹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
達先賢一日試覽羣書檢間有道德經一冊因
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奧莫
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
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
用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已之見似乎頗識意
欲試注以遺方來恐今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
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而懼之當是

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
有百人而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
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復以
斯經細觀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羣山之疊嶂
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
秀竒峰使昔有鬼巒倏態成於幽壑若不知其
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
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覩實象雖形體之如然

探親不可得而捫撫况本經云吾言其易知甚
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
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
如一却乃虛而不實非著象於他處安有影耶
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已象之不
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於
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爲之辯論未
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菲材惟知斯經

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
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
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資世通訓序

朕於幼時家貧親老無資求師以學業故兄弟
力於畝畝之間更入緇流遂致聖人賢人之道
一槩無知幾喪其身焉然雖不知聖人之道何
如其當時善人之言彼雖不教我我安得不聽

信之忽遇羣雄並起於吾之命如履薄冰不數
年間獲衆保身又數年衆廣而大興以統天下
時乃尋儒問道微知其理故日攻詢訪博采志
人中積羣言加以比較是非其中所言當者非
斯人之自能乃上古哲人之善行因斯人有志
聽懷今爲我學而爲我用於斯人豈徒然哉其
有所言不當者皆斯人情其學况平日解悟差
矣是致作事倒爲或又爲非以覆身滅姓者有

之吾嘗靜以思之凡君天下者代天理物統寰
宇之大負教臣民之重上古哲王道與天同今
朕菲才薄德卻乃握乾符而統寰宇德將安在
於是宵晝弗敢自寧但見世人性愚而見淺古
有聖經賢傳立意深長爲先儒註以繁辭評論
不一愈愚後學者朕特以一已之見總先賢之
確論託謁者評之直述其意以利今後人故爲
之序云

習唐太宗聖教序

乾旋坤寧覆載物以無窮其常經以四時鑑見榮枯雖目前之易省化機之運上古之哲能奚備知其的然榮枯隱顯陰陽見之易解及其大造者乾爲陽而坤爲陰所以難窮其至微以其不知其本源也設若有實之可稽縱是癡愚者亦所不疑所以至微形隱人莫測窺其哲能不得無惑况如來之教指實言虛因空談有化及

萬類善被諸方現千百億態罔有上下鴻濛其靈寰宇是塞歛之則毫釐潛蹤示生死之俱無幾風霜而不腐其歛其張臻洪休於斯時覺道而幽靈效之者奚知其垠玄傳寂寞稽莫知其本根致使德小而量薄者窺探旨趣能無他論者哉然洪法之肇根於西域顯金身而會漢帝於夢中獲演流於東土曩因化形迹之時不言而化示不生不滅民不教而治及雙林之有故

御製文集 卷十五 五
金色是藏歛光不鏡時又畫像而舒形金容示
現妙音博被拔苦趣於幽冥遺教遐荒濟萬類
於三途故真妙之難瞻不易能於一旨傍謀他
術雜正法以紛紜致使色空之比假不無有謗
三車之覆馳沙門玄奘者釋氏之領袖也生而
慈敏棄親以明心壯而舉動皆契善符堅持忍
辱碧潭印月暑夜松風難同其清潔玉露野田
未比其膚潤方寸將及無礙諸漏彷彿其盡久

必躡昂霄而凌烟霞單萬歲而無雙歛成靜觀
傷大教之傾頽歎文繁之差謬欲定真析僞以
滋學者之誠故延頸西土孤筇廣漠履險隻征
朝飛凝雪以迷空生逕難分夕風浩瀚走黃沙
以幕川孤進前蹤冒冰霜而侶影幾楊柳之青
黃皆途中之數覩求深願重至勞猶精遍五印
之寶剎越恒河之渡立雙林之陰洗鉢八水登
雞足之巒禪鷲峰之大會受直指於心歸演洪

音如瀚海之波瀾經分六百譯布中華闡揚奧
典宥罪釋愆臻善良於百福其玄如日中之捕
影水底之捫月潔若青蓮出汗泥之不染猶桂
芳秋藥香浮室野之馨慈航業海倏渡滄溟體
天之造日月之明大哉之無爲奚可論乎

孝慈錄序

喪禮之說聞周朝已備至秦火乃亡漢儒采諸
說以成書號曰周禮儀禮或云新書而未行歷

代儒臣往往以爲定式以佐人主若識時務者
則采可行而行之其有俗士執古以匡君君不
明斷是以妨務而害理中道廢焉朕觀其所以
於事甚繁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敕禮官以
定儀詔翰林稽諸古典三日而後來奏人各以
周禮儀禮以爲定式所云父在爲母服期年若
庶母則無服又引子游問孔子魯昭公之服有
二以孔子不許爲必然朕思之再三迂儒俗士

果不識時務孰不知孔子之說有大義存焉宰
予問期年之喪可服孔子以爲不仁與昭公之
事何異乎不然當是時諸侯不有天王而自專
孔子務以三綱五常教不善昭公諸侯也其喪
禮久出天王問孔子欲更其禮可乎在孔子必
不教人不忠所以不言期之非及宰予間居之
論孔子却言其非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情焉
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

矣且禮出於天子上行下效焉今天子皇子母
服期庶母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若以其說
爲必然則堯之德靡矣堯乃親九族而平章百
姓豈獨五服之外者歟於是命諸儒遍考諸書
以報又數日來奏古今論喪服者凡四十有二
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
比服期年增倍由是觀之三年之喪豈不合人
情者乎夫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爲母

御製文集 卷十五
則期年豈非低昂太甚乎其於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有之若父母新喪則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飲食不入口者方乃是孝朝抵暮而悲號焉又三年不語焉禁令服內勿生子焉朕覽書度意實非萬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則孝子之家爲已死者傷見生者十亡八九則孝禮頽焉民人則生理罷焉王家則國事紊焉又聞周公無逸篇述殷王中宗享國七

十五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
年自時厥後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
五六年或四三年壽可稽而短可考豈不明矣
然周公止知如是不知定期服已失人倫終致
後王壽短而社稷移者亦由庶母無服焉或父
歸而子乘之人倫安在所以壽促而王綱解迂
儒茫然哉朕觀宮生之君好內山林之士任爲
股肱爪牙暴貴其身致君牽制文義優游不斷

御製文集 卷十五 六
國之危亡非迂儒者誰其喪禮之論時文之變
態儒乃不能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見其情
甚不難矣每聞漢唐有忌議喪事者在朕則不
然禮樂制度出自天子於是立爲定制子爲父
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庶子爲庶母
皆齊衰杖期使內外有所遵守

夏日雨晴詩序

兩儀昭著律以常經貞則序而萬物茂焉若時

君怠政則經失律節序易常萬物殃矣洪武八
年八月無雨至九年夏四月初尚未霑濡民雖
未恐朕心遑遑慮失民人種植至當月二十有
七日申漏山氣上升江蒸海湧陰雲四布天雨
下降宵晝淋淋盡大地足滂沱抵五月二十一
日三旬不止次日將戒百辟祀后土於北郊明
旦天開雨餘山氣薄霧油然而往來雖吳道子
施描方今之時畫豈足盡其考態蓋天開圖畫

徐集文卷十五
倏然忽然變象異常故難真耳因樂天垂顧特
敕儒臣賦詠之故亦爲序

皇皇后土兮德溥河量山澤通氣兮天雨落而
至滂三旬陰靄兮過美又將有傷兮或殃俄雲
歛而天霽兮民歌樂康老農謳歌兮陸種而水
秧朕握乾符兮何祥但時和歲豐兮世道爲良
今喜雨霽兮大祀列張臣僚賦讚兮鏗鏘朕將
稽首兮拜遙蒼家給人足兮秋收冬藏皇祇兮

洋洋惟願昭格兮我將

建言格式序

嗚呼爲君難而爲臣不易此古人當戒之言且
如爲臣之難惟茹太素是也洪武九年朕見災
異萬端餘無措手於是特布告臣民許言朕過
告旣出矣逾月藩臣上書者山東布政使吳印
叅政宋善閻鈍山東按察副使余奎海州學正
曾秉正平涼府崇信知縣潘貞監察御史孫化

海寧縣丞方仲容登州府福山縣丞徐謙山東
布政使司檢校傅奎台州黃巖縣徐李清安吉
衛軍丘紱守禦莊浪指揮僉事李景山西分教
國學生余懋台州府民鄭士利共一十五人准
其言者吳印宋善閻鈍余奎曾秉正孫化傅奎
李景八人計一十七事全不可行者潘白方仲
容徐謙徐李清丘紱余懋六人假公營私而罪
者鄭士利是後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

上言其書一萬七千字朕命中書郎王敏立而
而誦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數
年以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不過應答辦集又云
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覩五事實
蹟意其妄言故召問之爾爲刑部之官彼刑部
官吏二百有餘爾可細分迂儒俗吏乎彼乃不
答使分之而又無知其人者於是扑之次日深
夜中朕卧榻上令人誦其言直至一萬六千五

百字後方有五事實蹟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
有零朕聽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當日早
朝敕中書都府御史臺著蹟以行吁難哉古今
上書陳言者未嘗不爲國爲民而爲君而言者
雖有責人以難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厭
聽繁文而駁問忠臣是朕之過有臣如此可謂
之忠矣嗚呼爲臣之不易至斯而見惜哉因如
是故立上書陳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

者許陳實事不許繁文若過式者問之故爲之
序

翰林承旨宋濂歸休詩序

洪武十年春二月二十有六日前翰林承旨宋
濂得致仕歸已達家矣即遣長孫慎進表以伸
報謝朕覽來詞言無虛謬已往分明見陳可紀
其爲人也可謂誠矣智矣故有終於致仕爲此
於是召其孫慎謂曰爾翁此去而誰從對曰惟

御製文集 卷十五
親及故友會之他無濫交曰日撫兒孫乎閱生
財乎涉田園乎慎稽首拜手曰臣慎祖蒙陛下
之深恩厚澤得休官悠悠於家以待考終其於
撫兒孫閱生財涉田園之事皆有之爲此不勝
感激特遣微臣慎詣闕俯伏以謝陛下曰除此
之外他有何樂曰足不他往但新建一容膝之
室題名曰靜軒日居是而澄方寸更訪國政儻
知一二雖在休官尚欲實封爲陛下補闕耳朕

既聽斯言倏然感動於戲忠哉良臣有若是耶
因爲之詩焉

聞卿歸去樂天然靜軒應當倣老禪不語久之
知貫道以心詳著覺還便從前事業功尤著向
後文章跡必傳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終老爾
惟全

心經序

二儀久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君育民者法其

法也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爲終不自省是凶頑者非特中國有之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釋迦其爲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苦趣其爲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爲之意在人皆若此利濟羣生今時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子訓小人以朕言之

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昔佛在時侍從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旣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之後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演人天小果猶能化凶頑爲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如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

以相空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
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
非真相之空乃妄想之相爲之空相是空相愚
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墮彌深不知其幾斯
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
王漢之武帝唐之玄宗肅宗武帝元魏主壽李
後主宋徽宗此數帝廢國息政惟肅宗武帝宋
之徽宗以及殺身皆由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

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嘗有之
爲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人世有之者何
且佛天之地如爲國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爲
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僞
爲用妄想之心卽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
相富者被纏則姪慾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
諸詐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
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纏則不能立本性而見

御製文集 卷五
宗旨者也所以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
邪念以歸正道豈佛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
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之循環虛實之孰取
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豈不佛法之良
哉色空之妙乎

昭鑒錄序

朕嘗深思熟慮曩者創一天下之君其決事也
繁其操心也曠雖至明之人其過誤不免有之

况見淺識薄者過亦多矣因是有愆於後若能
覺前過誤日加警省脩德以消前愆乃子孫之
福也若已不能省更加以子孫貴器不律其好
還之事必有日矣朕因靖江王守謙不法蹈其
父惡雖未全見其萌之意彷彿如之思無可制
特命儒臣於諸史內撮類歷代藩王事跡編而
成書示使朝夕目之戒必爲善書方編未成是
子孫不改過妄行引古牽今內多含冤抱恨後

御製文集 卷五
為庶人乃云不戀車馬之嬉遊住茅簷之矮屋
忘金飾之高樓惟努力於田丘甘心老歿於桑
林有若是言朕復思乃是子無福之所使耶其
父昔之凶惡之所致耶然此子雖不服教矣書
既成編富布示吾諸子且觀賢不肖何如且朕
昔居淮右世之寒微有能過我者乎斯寒微之
至極也一旦元運天更羣雄鼎沸吾棄逐鹿之
秋收集豪英開誠諭率四征不正之徒因是與

羣雄並驅一紀于茲方歛羣雄於鋒刃之杪導
善良以歸仁義之鄉吾嘗憂懼萬千其當歛雄
撫善之時豈無過誤者乎今知前躁欲追不及
警懼目前深慮積愆已重今德薄才疎恐不足
以補過消愆有累吾諸子孫卽日日已年邁精
力有所怠為天下生民及子孫計日以強力為
之然自平禍亂以來心役神疲此際施為終非
精細必子孫見此增脩厚德消平禍亂之愆人

各膺夫福祿此朕之幸也且歷代諸帝之子多
賢器不律以致爲他人離間親親身受大禍者
一爲前人之所作二因後人之不脩愈加增惡
見怒於
天人者也惟我子孫熟省察而慎之戒之同良
於世不亦美乎

相鑑序

朕嘗詢儒問道儒皆演孔子之說而陳三皇五

帝之制以導我及觀春秋之書其書也惟紀賢
不肖政得失昭如日星驗如影響詳其所以自
脩春秋至今凡儒者未嘗不讀覽是書知其所
以然云何臨事多謬不從善而從惡之紀雜處
羣書所以不能精知利害也因命儒臣纂漢至
宋以歷代史書賢不肖者類爲賢姦兩書使智
者易爲目誦賢者易爲取舍雖是非已往於千
古纔開卷猶見之於目前若君子者孰從惡而

不從善耶故於洪武十三年冬命翰林營繕成書令工刊就以利後人特以爲序

相鑑賢臣傳序

嗚呼善哉智人所以立身揚名惟老聃有云死而不亡曰壽賢人雖歿於千古若目誦其事由生之所以是不亡也且賢之所學初篤明孝親篤明孝親者何也蓋父母之親天性也加以篤明是增孝也孝之旣明矣然後乃能事君所

以忠於君而不變爲姦惡者以其孝爲本也所以非孝不忠非忠不孝所以事君者若父母生必榮貴之厚養之以顯之此其所以孝也如事君不忠致父母生有累焉如不累焉身當其罪者則父母憂戚焉此賢者之孝憂父母生若是也或父母已逝而孝猶篤然而慎焉不敢不忠君者孝在安神魂於九泉若或不忠惟恐陰陽之道殊愆連父母有所不知宵晝思音容而不

復見常以爲傷心安敢不忠君棄富貴而累祖宗也哉朕觀諸賢在冊也由生之對其忠孝之道嗚呼不亦難哉惟智人能之

相鑑姦臣傳序

洪武十三年春因丞相胡惟庸不法後朕嘗嘆息其事特命諸儒檢歷代史書纂殺身權姦爲類一日試目之乃知今古不才者終不悟殺身累祖宗之惡如是往往蹈習其非以致身亡姓

滅云何蓋聰之至極返復愚者也且是姦臣初出庶民本布衣之士一旦人君擢用之身貴家榮名彰先祖位居一人之下更何以加而乃不守人臣之分恃要持權窺覘人主之意包藏禍心侮文弄法肆志跳梁不以人主信任之恩爲恩返行乘機愚弄孰不知人以誠推已已以僞從禍將有日矣是姦臣也初欲榮父母而返累父母本欲榮身而又殺身必欲顯父母而至於

滅姓也朕觀斯傳古今得罪於人神者無出於斯姦臣之愚昧也斯若是昔之姦也玄鬼神鑒即顯當時紀無私觀由生之在餘辜千萬世更何磨滅者耶以至古今永爲罪人也特述之

說

秋宇澄清說

天地四時之氣或姤或否是陰陽也故有溫涼寒暑之分在春則老陰漸去驕陽徐至所以氣

之溫也當是時陰氣上升而漸斂於天陽氣下湧而漸出於地氤氳兩間已而又天氣下降二氣姤和萬物萌動由此而氤氳氤氳浮游於二儀之中自清和入夏鴻鴻濛濛山蒸海湧江河上騰炎帝當天長養萬物斯爲暑矣所以晝則天多雲霧夜則銀漢星稀以其至陽之氣之盛也至初秋老陽之氣漸入厚坤嚴凝之氣微降穹壤所以山海罷蒸而斂湧江河息氣而不騰

於斯之時厚坤土潤雖有凋木之西風無塵可揚晝則雲氣靜於上下夜則星辰密布於天墟月馳穹壤素輝皎皎可不燭而夜瑩以斯觀之蓋謂陰陽交姤之氣息其嚴凝之氣未凝斯秋正當二氣涵養之時獨秋靜故曰天宇澄清其冬嚴凝之氣正當之時却乃不言天宇澄清者何因冬地多乾燥朔風撼柯飛沙走石揚塵簸土於中界露墜而凝霜霜消而爲水爲氣周旋

於上下故不言冬宇澄清者也

又

濁而不已故澄之旣澄且已而後清之斯水平土乎曰泥水也然當未泥之先泥何名之當未澄之先澄何名之曰水土也今濁而澄澄而清斯謂澄清者乎曰然世云秋宇澄清斯比何云何曰未知也吾聞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春而盛於夏鴻濛兩間此氣之濁也清涼之氣始於秋

盛於冬清於上下此氣之澄也於斯澄濁當未
濁之先濁何名之曰氣也當未澄之先澄何名
之曰理也亦可謂澄清者乎曰亦然嗟夫人於
世而理不明何如禽獸者耶其秋宇澄清之說
特以天比濁水而澄清者也故無他

睛鳶搏風說

世鳥之繁狎人者有數獨飛鳶狎人觀之似乎
與人近是欲取之而不得何故蓋鳶性生而若

是機樞而智圓雖與人少近人罕得之因覺性
之多其鳥曰得食甚少意好扶搖但得微食則
整翼搏風摩青弄翮每日暮而投林晨蒼而出
樹凡風和日霽薄近人烟是其智也至如張翼
而騰歛翼而下擒鼯鼠以充腹斯鳥之志將以
爲雄之盡矣志之快矣雖鷓鴣無過於此一日
得少食振羽而翔乘風而流翅唳聲悠悠樂美
食於鼯鼠自以爲他鳥何與並之忽霄壤間舒

御製文集 卷十五
翹疑晴歛翮而下如星奔銀漢風聲若雷爲隼
所見鳶乃恐之急趨林以棲枝偷晴於樹隙以
窺斯鳥之何往正恐間俄黃鸝自柳陰飛來謂
鳶曰平日吾身最懦不過穿花鳴柳爾鳶每近
人而取食張翼而騰歛翼而下擒鼯鼠吾將謂
爾之能世必無雙何一隼而過爾鳶早歛蹤而
潛林偷晴於樹隙以觀一隼何其弱之甚耶不
知爾之搏風之志果何往歟

堯湯水旱說

朕聞堯水九年湯旱七載當是時載之於簡楮
繼書之以至如今忽時聽讀觀之陡然毛髮爲
之惕豎何哉蓋謂風雨以時民獲歲豐猶稱王
業艱難若使之四時失序天道愆期九年潦而
民無所得七年旱而種植無苗以今時民生較
之不審當時民將何以爲命故孟子有云盡信
書則不如無書誠爲的論且方今之時天下歲

御製文集卷之五十五
獲年豐則家給人足者有之不足者亦有之若
加九載之水或七年之旱果何生焉此非相傳
之訛史筆之差難爲正論以朕詳觀必終堯在
位之時內有水九年其七年之旱災亦同堯若
此之論必契智人之聽若以前所云爲必然則
天下蒼生無種矣朕卽位九載每度四時慮恐
失序而不調獨勞思於甚者春夏秋三季當爲
切慮冬頗少思蓋春夏秋三時皆生長結實之

際不可不均調其時設若反常道而生變則殃
及庶民君受禍矣禍自何來來必有源所以源
者何天下無收則民少食民少食則將變焉變
則天下盜起雖王綱不約致使強凌弱衆暴寡
豪傑生焉自此或君移位而民更生有之朕所
以切慮三時慮恐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民無
立命所以讀聽之間不覺毛髮竦然而立驚畏
如是爲此也俄九年夏四月初月將終而望雨

未至日夕惶懼必工役之繁勞人太重致若是
耶然役將終半難息無可奈何於是再省於已
旁及他務敕百僚以檢察之使之伸冤理枉施
行間次日天鑒我愚昭憐衆庶條墨雲以蔽太
虛川谷風生江淮氣湧海波上升神龍驅雲以
蜿蜒阿香奔車而掣電微雨降而塊無破薰風
和而條無鳴不傷不溢霑濡草木漸入黃壤雖
未見終歲之嘉禎足見目前之感應可不歌咏

而紀之歌曰

薰風解煩天雨清殿廷流水潺湲朱楹麤麤小滿
根已朽康衢鼓舞撫琴箏四時常道天地經物
物舒英大化行五嶽蒼蒼雲氣靄四溟浩蕩波
不驚吾因帝鑒蒙雨澤敕至羣僚瓊瑋傾踏歌
旋轉天下平誠可悅人皆寧尊賢敬老歡相迎
小車鞞鞞間倚軒來賓宜且入我帝京宵晝山海
進坦途暗無冥惟願乾坤永貞泰良臣世世常

佳名

黃河說

吳元年丁未

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者

二十有五萬渡江越淮北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胡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戰晉冀撫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俯察擇地以居之遂

於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視之溯流河上足月抵汴梁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秋八月祀社齋於奉天門夕坐道上有儒臣待制李思迪者侍其傍皆當時同舟往者因言北狩河水變遷欲爲之說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說來進觀斯文意壯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爲之說元年夏四月敕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

故道某日乘巨艘抵瓜州是時春水方既潦水
初興江無洪濤日無酷暑時在清和利征旦吉
舟入運河舍半抵廣陵三日至淮陰舟師入淮
是日巽上風多揚帆飛幟不二時而達河淮二
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道清濁如界並流二十
餘里方乃混沌東注既而越淮入河方覺水上
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
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

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
馬其湍物之速一息莫視其山迴石轉之處則
水繞勢盤旋於羊角水底玲瓏因風激怒濤飛
潑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堤倏然而湧橫
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文良久之
間衆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一水周旋
則水底有聲喑喑鳴鳴又少時間水中一穴若
數丈圍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旋

神集卷之三
三
渦是也其水爲旋轉急甚中有飛者上上去渦
丈餘霏霏臨岸沸沸觴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
或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觴
岸或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
而楫摧或巨魚一尾之間雖呼吸之際早十里
之程若胎龍美之而出戲或蜿之以一蜿則淵
深無底四野成湖若蜒之以一蜒則瞬目千里
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利之物則有若是耶斯

水人云神水每患於中國爲民害者多矣朕親
游斯上觀斯水之勢遇兩山之間河狹流急宜
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西坍使桑田變
遷水勢少漫亦宜其然歟此堅柔之所申孰謂
有神者歟若非河之無神却乃有之所以有之
者極濁而難澄滔滔東注亘古今而不息此久
常者也忽然而極清人影皆毫釐洞見如此者
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謂神者焉故上古人

御製文集 卷十五
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爲民祈福焉今朕得觀
斯水狹直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起之處則盤
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不
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
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
未爲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旣
遊今思復述以爲說耳

保身說

大化言天地之氣運用也世之賢者特以君政
配之亦謂之大化所以天地之大化四時是也
所以四時之化者何所以化者春變夏夏變秋
秋變冬此四時之化如春之化以其太和之氣
流行凡世有血氣及生生者草木之類無不以
時而各見其形如夏之化當長養之際逢此大
化之氣無有不長養此夏之化也秋之化當結
實收斂之時於此之際無有不結實者冬之化

當酷寒嚴凝之氣於此之時無有不肅殺者此
四時四季順而天地和萬物育纔有失宜則上
下有傷此言理性者也所以人稟天地之氣全
順其宜而爲之則身安乎蕩蕩阻其宜而爲之
輕則致殃重則喪命所以冬不宜穿井開渠何
故以其閉塞之時開則泄厚坤之氣此比人之
周身若完其肌膚而全其體則運用陰陽此常
道不過則無虧矣若肌膚有損傷而驚於骨者

略少痊乃有陰陽交媾則命若風中之燭矣何
故蓋陰陽一媾則周身太和之氣運用毫髮無
有不經緯者譬猶橐籥而運行也若橐籥一運
傍有他穴則橐籥敗矣匣無用焉人之身如匣
口舌耳鼻爲橐籥也若身有損傷則如匣有他
穴橐籥一動風他往其身靡矣有可驗者吾幼
居鳳陽聞犯憲者受刑既責之後而歸行陰陽
之事運動太和之氣精自瘡口泄氣由患口鼻

無可止不逾旬日乃斃丈夫可不戒乎言大化者物物無有不動者是也

勤惰說

昔有勤惰居同鄉其志則同其操則異且勤者當爲民時夜則然燈閱古書則腰書力田家奉頗厚其惰者同時而民其爲人也精文學他務不作日未暮而寢日已高而起食畢誦書數行而即悠悠然自以爲志士清高一日詣勤者田

謂勤者曰君子之學精一無二足下與吾同道何不如我之優游博覽羣書以待明君之用勤者曰公君子也導我以學良哉終不忘然先生教我罷農及他務而專書然農書俱不棄也亦可爲之惰者曰如此必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况讀書之心且不專耳是爲不可勤者曰先生之讀書以日爲計而專其以農雖略少妨則以夜代日則又如先生之學矣其惰者飄然而笑往

一日君知二人皆儒者之學道統之傳命使召至京師各職以官皆侍駕而朝焉其君臣之務朝廷之大事其爲臣也必凌晨而趨待漏而見日暮而歸猶不恬寢所以者何且凌晨而趨不敢不若然也昔君有善政者必庭燎煌煌故天子有五鼓而興百僚皆四鼓而起此其所以必政務也日暮而歸不恬寢者何恐君餘政而復召故不敢肆朝廷之務君臣之勤有若是也其

勤惰應斯職斯二人當爲士之時獨勤者色頗憔悴其惰者美色佳容一旦臨事則憔悴者容容者憔悴矣或曰斯二人昔若是今反若是傍曰何曰君不見蓬頭垢面者誰曰昔惰者耳曰顏貌巍巍精神光燦者誰曰昔勤者耳曰吾所以言昔若是今反若是正謂此也曰爾所不知其詳耳且昔勤者衰惰者盛以其勤者勞於筋骨操其心志惰者盛以其逸而無操致筋骨之放縱

耳曰公所言未當吾觀勤者昔爲民時因勤家
奉頗厚其容顏當盛而衰何也其惰者因惰家
奉頗薄顏色反盛此其所以足下之說不同也
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勤者當色而不色爲
慮有三一爲慮恐衣食不足而不善終慮之一
也次爲丈夫於天地間身後無名惜哉慮之二
也三爲恐學不博不能爲君之用慮之三也所
以顏色不盛爲此也其惰者奉且薄却乃顏色

美爲忘志而不慮苟得澹飯黃菴足以美其腹
矣腹旣飽矣心無志矣亦忘慮矣與禽獸何異
哉顏色豈不盛歟君不見鹿鳴啣啣食野之萍
斯草乎料乎曰草鹿之肥者何以其無知也一
日捕至令食料而牽車料豈不美乎而乃減精
神去肌膚是由不苦而苦也艱哉牛之爲物也
亦草之爲食當是時肌膚頗定無盛衰之增減
一日駕犁耜於畝畝主以料飼之其牛也精神

倍出力致千鈞吾所以言者斯皆獸也其所用
有異事在涉與不涉耳今勤惰二人皆人也難
比獸以事之說與獸合若是一日君命勤者職
水部勤乃往達所在水害利隄防堅斯稱職也
君賞加焉其惰者職教布種惰者往達所在罔
知布種之時宜以其民之利反爲民之害妨農
害稼無功而歸君略少責焉惰者志哉卽詣勤
者居謁其人謂曰足下平日之學比吾頗簡今

之用也何過吾之若是致君褒美焉敢問得何
聖人至精至微之道曰無他經不云乎順天之
道因地之利先生熟之矣然熟則熟矣吾但知
理若是今之行也則又不然曰且吾防水之道
順天之時則一書而不異所以順天時吾乃職
水之務斯水也春陽方興炎暑潦水大作使之
隄防卽天時也冬三月天地閉塞農且有隙四
澤枯涸堅冰實地漸可以隄防也順天時也其

水之性使往而往使不可往而止順其性而導其行勿使汨亂五行差謬此其所以因地利合時宜也其惰者既聽斯言稽首鞠躬乃曰於戲博學匪行不若無簡藝精專以爲用不亦妙乎

良馬說

世有良馬生得其時得其主而功於世者三焉又產得其時而不得其主者八焉所以功於世者昔河出馬而異常以其背列文彩聖人象則

之而數焉使世人避凶趨吉功之一也唐太宗之青騅蜀主之的盧郭子儀之獅子花是馬也立雪眠霜當是時載主以建功則有衝烟突霧驅雨馳風摧堅撫順雖人之有爲非斯馬之良健何如是功之速疾也當時天下擾亂忽爾太平人不知良馬之功至今矣以今言之斯戰馬之功二也古良馬生於帝堯之時則得其時得其主何哉有時牽金玉之輅以奉南北之郊有

時負主以狩四方問民疾苦慰勞諸侯其良馬之功三也周有追風等騎今古乃曰奇物也以朕詳之當穆王之時四海咸寧不思巡狩以安生靈輒便日馳月驟四入遐荒致使八駿筋疲力盡而乃方歸徐偃又稱尊幾年矣斯不得其主而鞭策死者斯八騎也近世以來凡馬旣多良馬甚少前歲西番戍將來言邇來西戎忽生良騎一色如墨雲凝於太虛風動駿翻獵獵雲

開霧合尾搖數尺蕩塵以除埃首舉神樞則視若奔星掣電雞鳴項立雄然四足風生以臣之度可使至朝而不許在野朕於是命使西馳以諭酋長使達彼酋長惜良騎而晦之使者因數馬之狀況酋長密邇邊陲聽命之所不能隱蔽言來日進及其進也盤桓不捨於是以馬疾其蹄而來獻至馬廐朕視之貌態如其言者今足不能爲我之用當時敕所司牧於鍾山之陽今

三年矣所司來奏馬之足疾日已痊矣陛下可
試乘之以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十日馬至因命
儒臣以爲說朕亦以馬有功者三枉勞者八述
其云耳

生擒虎說

虎性殘生以肉爲命擊搏之性生而稟之者非
異也人云猛虎觀其所以未爲猛也乃理性之
使然食肉而生故搏而無已所以見獸則見食

矣急趨而搏略不少遲心無畏懼所以人云猛
獸今是獸非猛也乃無知耳且當未怒未悅之
時徐步平原其落魄之勢以巨比之則豢貓不
似以形校之如貓無異若食飽而悅跳躍之狀
何如貓之一也或雌或雄若呼羣喚對則吻張
而牙露腰伸而尾舒聲震山澤時乃風生草偃
獸爲之駭若有時而倦當谷而眠非獸不近人
亦莫前以其無知也何以知其然蓋以其產於

野非人可近彼亦不可近人當出入於崇山峻
嶺食麋鹿啖狐兔是其宜也何期近城廓邇村
店逢人而搏食之人有知者避之然妨民生理
甚爲民害時壯士聞之彎強弓挾勁弩持戈仗
矛調鋼鏃而扣弦將行而捕虎時智將笑而謂
曰一虎在山用心若是忽獅行村野將如之何
虎雖猛而無知以兵得之則斑斕之皮無用矣
若以智得之可以除害全物也即時張網重岡

噪鼓而進振金而前虎雖無知亦徐行而他往
不時而虎投網矣遂得生擒於戲若以有知而
力鬪無知是亦無知若以強而鬪強其損非彼
卽此可不戒哉

牛搏虎說

世有走獸其類多端有生而在野者有生而受
人豢者斯二者之爲物如在野者兇虎麋鹿狐
狼獅象且如獅虎之猛狐狼之狡雖生而有之

者終爲人患乃無益於世其麋鹿犀象生食平原之草昔聖人取之以時如象備法駕以供四時之祭麋鹿爲殺羞亦祀之用如家豢而有功於人者牛馬駝騾驢犬是也且如負重載遠則有駝騾驢若墾田闢地爲農之上功者無出於牛之力也若開邊拓土巡守封疆而備侮其馬之功又爲不小犬之力微守舍之功猶義然邇來天長縣羣牧監奏本縣民人戴姓者朝出其

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其犬或前或後時左時右縱橫行之俄而入草莽間久之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往尋之去未百步乃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其戴氏之妻被虎所搏搏而未傷所牽之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詣虎所在虎乃釋人而應牛來云二物相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夫獸之爲物雖品有高下

力有巨微人之取舍用其所長牛本拖犁耜墾田種穀而已未聞他能如野之猛者無如虎豹猛甚而伏虎豹者獅也今戴氏之牛威猛如獅志意同忠豈不仁獸者耶於戲獸之報主也捨身捍患人之於世如者不如者何哉於是別賜戴氏之牛以代仁獸而自終豈不人報獸之宜乎

賜宗泐免官說

世人災害有三往往皆不自知故其災害周流方寸間日夜無息古今未嘗有能盡去者所以釋迦成道教化衆生指迷破昏乃云災害之三
者曰貪嗔癡斯三者孰能不備孰備而不殃所以古今不備者聖人是也雖備而不殃者賢人是也
洪武九年春遐遊天界見住持僧宗泐博通古今儒術深明詢問僧之苦行本面家風果何幽靜傍曰是僧動止異常因識儒書大知禮

義又非林泉之士於是朕命育鬚髮以官之當時本僧姑且奉命而不辭待至髮長數寸將召而官之其僧再辭而求免願終世於釋門吁難哉世人之於世誰不欲富貴妻子名彰於世者歟今是僧却富貴不美妻妾可謂三害之中善却一者歟人將謂是僧生性淡薄有是歟抑玄悟之有知而若是歟不然其僧生性淡薄玄悟不可以言貌而見蓋丈夫之氣初志不奪斯僧是其人也特聽而免官放老山林其世之三害僧不爲一害所迷妙哉

僧道衡說

公私利涉古今不異之謂道辨輕重分毫釐國行民用市無爭者今謂衡其道衡二字凡達人智者不可不深究其理焉且道即路也昔聖人允執之性無所名特以曠大永長之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夫衡以權合之法布天下雖至巧

者無所施其姦至愚者憑此而不惑所以衡稱
昨逢越中沙門自號道衡於斯二字甚相符契
於戲心常履道而不迂性常如衡而不曲道哉
衡哉不亦美乎

僧道竺隱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爲名爾以道竺
隱稱自以爲奇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
道無上斯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

縱一橫誠如十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
小人故有馳之異同今爾擅道名可謂志矣且
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土智僧此立爲佛刹
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教乎說者如來
成道時放眉間白毫相光照大千界指迷破暗
利濟羣生豈不彰之顯之爾乃以隱自任何也
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德
名彰不朽果隱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云

御集卷十五
德不在彰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乎若此
後必了然哉

僧玘太朴說

僧多捨俗惟立字爲名何也以其法殊人主之
教故也邇來有僧用三字爲名曰玘曰太白朴
且玘玉之至精者也太無上之巨也朴實而不
虛混而未鑿斯三字之用果如是乎若是則仁
者體之又何爲而不可哉今僧用斯三字理道

深長機根淺露者莫可捋其趣若遇良工必由
雕琢而方見其形也昔如來朴太虛混厚坤故
發問於未判之先孰雕琢而使澄清列無量之
象於穹壤七曜運行其間布海岳於鴻龐百川
東注此由太朴而至窮窿果理之使然氣質之
變焉吾聞智者云混沌靜久而乃此今僧捨俗
就朴必釋教之然哉

天界寺花架說

暇遊入寺長老同行見綺砌爲檻中植薔薇而
又竹木架之工以編之屈蟠龍蛇之狀令不得
曠蔓枝莖因之有感嗚呼甚哉違大化恩不及
草木必有積焉朕嘗目種花之徒務以奇爲妙
故屈蟠其枝莖以招買花者也然其人智巧多
端身不滿三尺朕謂花者曰爾生計若此家傳
否曰然爾身若此亦家傳否曰三世矣吁愚哉
人云世有陰騭然後獲昌所以陰騭者利濟羣

生是也不但不殺而爲陰騭但能惠及草木亦
陰騭焉若使草木不得自然而乘大化之興尤
爲損德必成將來之患矣其佛會之中雖有持
花獻果者正所以不花而花方爲聖人之妙若
植其根節其莖蔓使踈條巨莖朝夕樂觀不惟
損德必有愆於身後因詢種花之徒有感特述
寺脩花之說

僧犯憲說

佛之立教也惟慈以及衆身先忍辱所修者諸惡不作百善奉行斯佛出世始此因由於西域五天竺國賢愚敬之無有慢心五百年然後流傳中國賢信愚化又二千年其間智人亦因是而通神者有之有流此而無終者有之然凡居是者必忘憎愛去貪嗔却妄想雖不前知亦也效佛之宜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天界有僧訴於中書其辭曰爲主僧者非理辱甚中書下刑部

究其源其間觀形狀識緣由自妬忌而起信讒而亂以致福消禍增累及平人若干比問分明人各受刑矣於戲禍福無門惟人召而速至僧不務脩造愆而犯憲法司論如律宜哉

命道士楊宗玄住持萬壽宮說

世有已往之事而不泯者曰宗他無知之機曰玄此果宗乎玄乎昔聖人之馭世也以三字設教以宗爲統紀之名以玄爲心法之授於斯三

字凡世人者奚啻其根洪武十年有司奏朕北
平萬壽宮急缺住持朕命朝天宮提點於羣道
中擇超者使往焚脩焉明日提點將至住持者
朕謂曰爾姓名何對曰臣螻蟻之稱楊宗玄是
也朕觀斯人玉樓銀海相應領下道髯如線其
於壽也不爲不高矣然朕目斯道顏如三春之
夭桃色若紅杏初芳必交梨火棗之嘗吞霞瀧
之久服非若此安能如是故敕往而興教必稱

職焉因爲之說汝往欽哉

鴈歸說

鳥之理者惟鴈善秋南向春北歸是知四時之
代謝且歸向之際陣列長空雄雌互喚次第有
序斯理成義就翅天而征視者莫不以爲美乎
或曰畏寒或曰畏熱傷曰不然是鳥靈明得之
於天故善知酷寒盛暑所以歸向有期未寒而
南向未暑而北征所以避其甚也又南向不失

御製文集 卷十五
期者爲稻糧也北征依其候者爲育雛之故也
夫鴈之靈南北之趨皆處不寒不熱之時致如
生子沙漠處於無殃也今之人善觀鴈善不能
去已之惡從已本來之善人者乎

紫鴈南賓北歸說

二儀旣判萬物生焉然覆以下載以上風物之
殊人言之異又豈一爾且中國去朔漠之地遠
不五千里致紫鴈節之以時往來乎春秋斯正

風物之殊也夫鴈之南賓一爲朔風之所使二
爲食啄之必然每春歸之依期蓋當育雛之時
將至亦炎氣之相催故春秋往來雖不期然而
然者乃自然也鴈何專生北地南方弗產謂何
因朔漠之地曠數千里絕人盛夏清涼水草甜
嫩得以自由生子無擾是生此地也雛翎方硬
秋風初發所以南向者地將凝雪水將堅冰所
以避寒也不南生者云何夏多炎氣水陸人稠

子生人擾酷暑薰蒸陽氣初舉赤日東升北向者爲此也於戲鴈鳥也知避凶趨吉節飲啄隨寒暑智同人焉君子不理道而稱君子信有之乎

晉達說

朕有臣曰晉達其爲字也甚深妙焉無所不遍曰晉無所不知曰達斯晉達二字昔人有之則聖賢焉又非慵慵愚下之有者也是晉達也若

以此爲名名之無知其所以然而乃慵之而又慵也若或知其所以然不特獨善其身又將利益焉然斯臣見休官於家猶且思朕之切扶筇而趨凡三晨一朝傷曰黑髮白齒搖脫骨已倦筋已疲何數如是乎曰不然至忠之所感無知其勞者也嗟夫世人背若是奚由朕化之乎

漢說

漢之說天河也且漢汪洋也瀚漫也銀河也朕

臣以之而爲名豈不大也哉嘗聞古人天相其
必兆先斯臣昔逢元季英雄角立漢獨能倡義
旅以保生靈當保之時則與雄者戰當戰之際
迎鋒橫矛魁魁然而赳赳旗張鼓譟孰敢當前
斯雄也斯勇也豈不與漢之汪洋瀚漫之相應
乎以是而觀之首以漢稱豈徒然哉

仲右說

物之有三中曰仲學出於人曰右斯果誠說之

謂歟誣說之謂歟邇來忽巾者來朝名仲右其
人善變應及其窮也無稽以之而無稽或然理
焉以之而理焉理不物濟棄之眇之而或不可
斯人可以居山慵已演清談愚愚者又足可訓
不可教者又足可以與可教者語然物各有偏
順其情而有何不可可也尚未可未可猶不可
嗤之而叱之孰可孰不可今使之自然端倪乎

道惠說

道本無心非心不道事道道事心事事心本末
開張由來一乎殊形異態匿入幽微當此之際
是何端的問其事勢之浮沉漚花泛水月印湍
流邇來透網掠花之蜂車渠馬足之蟻僥倖脫
身於萬死迷不知其已也蜂暢鳴鳴然而翅空
蟻快躡躡然而趨塵是皆墮之又墮迷之愈迷
孰曾量之而論擬之而疑度後先之覺乎今泛
泛之徒興憎愛之勃勃起是非之翩翩反爲誠

者之憂心是何持教者耶

佛教利濟說

釋迦之爲道也惟心善世其三皇五帝教治於
民不亦善乎何又釋迦而爲之蓋世乖俗薄人
從實者少尚華者衆故瞿曇氏之子異其修異
其教故天假其靈神之是說空比假示有無之
訓以導頑惡斯成道也今二千餘年雖有慕道
者衆踵斯道者鮮矣然而間有空五蘊寂憎愛

度世之苦厄者有之此所以佛之妙或張或歛
斯神也巨則靈通上下微則潛匿毫端是故聰
者欲得杳然愚者無心或有善之其故何也所
以天機之妙人莫能與知設使與知則人與肩
也奚上之而奚下之耶且佛之教務因緣專果
報度人之速甚於飄風驟雨急極之而無已人
莫佛知今之人愚乃曰佛善超生度死朕嘗笑
之所以超生度死朕嘗分析愚誰我知妙哉佛

之靈人能生肯爲善則死亦昇矣設使生弗爲
善死亦弗昇豈不定業者歟夫何時人不知修
持之道頑者而爲者曠獲宗旨者少縱得之者
甚微若時人知修持之道以道佐人主利濟羣
生其得也廣若量後世子孫其福甚博所以者
何蓋濟衆則衆報之其修身者否濟衆一身而
竺三云何巨福之有哉

下竺寺住持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爲名爾以道竺
隱稱自以爲奇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
道無窮斯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
縱一橫誠如十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
小人故有馳之異同今爾擅道名可謂志矣且
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土智僧以此立爲佛
利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教乎說者如
來成道時放眉間白毫相光照大千界指迷破

暗利濟羣生豈不彰之顯之爾乃以隱自任何
也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
德名彰不朽果隱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
云德不在彰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乎若
此後必了然哉

鍾山僧妙雲說

善出無心之謂雲善歸無跡之謂妙此果雲乎
妙乎吾聞鍾山有僧以妙雲爲字良哉斯僧非

御製文集 卷十五
知理之必然安善稱耶僧本侶影空山儔燈松
底吟清風翫皓月捫已探淵有時觀浩氣於層
霄之外是果拘四大而修耶忘形而鍊耶是論
是議爲衆僧之所以又非着象於妙雲者也且
雲之妙倏然而靄恍然而靜須臾神乘龍駕雷
電山蒸海湧見如是之態雲之體也鴻濛寰宇
霧靈下注山川槁醒無形而形有形而化功成
而寂杳然莫知其所以人以爲奇吾嘗以爲妙

者乃爲雲所生耶雲爲妙所出耶是謂空者言
虛實者云妙其妙雲之說無乃僧若是乎

還經示僧

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劫而不泯若或見之則
沃聰者之槁心開愚昧之方寸嗚呼道哉覺哉
孰能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爲斯二字之所以
然而然者其於瀟盡者乎斯誠之說如浮雲之
馳空若漚花之汎水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

斯果虛之謂歟實之謂歟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風搖水蟾影沉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且曩之妙也赤日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是皆着相而能耶無相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是說是問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問石爲舟千艘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是皆性

理者耶

戒慵儒說

儒有從慵其體而爲垢螟之蟲舍其身蟲得無阻而有爲焉於是窩其首日獲恣意時蟲子孫繁衍乃列衣體而窩之巨者以髮爲巢蟣焉以衣爲窩者亦蟣焉而更召他毫螟者各舍於毫根不逾數月被垢螟之黨誘毫螟者衆以數言之則有八萬四千戶之多遍舍慵儒周身其慵

者宵晝不得自由彼時指無完甲肌無完膚傷
有詢者曰先生起居無寧搔衣搜首略不少暇
無乃修煉而有妙乎而奇句未成而方寸擾乎
曰不然吾數月以來身瘡首虱肌肉臄動髮根
水生無可柰何豈他術句而奇妙哉詢者曰先
生晡時而寢日高而興歲忘其櫛一紀而浴然
乎曰然曰若此則吾知先生之疾矣昔者南華
老人有云蝸牛之首尚有蟲爲其國况先生塊

然一物弗與蟲較斯必垢螟毫螟之蟲爲
疾之源也慵儒聽之遑遑無所指詢者曰
未已不獨擾動八萬四千毫竅將必憂於三百
六十要關於斯之難可不早爲之醫乎於是慵
儒求親告舊令其子東馳西奔以買名方正倉
惶間俄一貨疥藥者過其門貼下一紙名其方
曰日一沐浴而三利櫛其毫螟之蟲畏湯而必
捨毫根而解去首髮不蓬梳篦勤臨則垢螟之

蟲畏梳篦而亦解無患矣時慵儒依方不逾月而可詢者見之曰先生若何曰痊矣詢者曰非吾先生何以痊不止不痊以先生之慵將欲致妻子於饑寒故諭先生醫之也

飛鳶互搏說

朕聞世間萬物飛者萬物中一物也然飛本多類獨鳶載中庸其中庸之說鳶也云上下之察吾茫然哉吁見鳶互搏啓人不仁之心還肯效

乎嗟夫強凌弱眾暴寡先王治之人而效鳥者人乎

解夷狄有君章說

夷狄禽獸也故孔子賤之以爲彼國雖有君長然不知君臣之禮上下之分爭鬪紛然中國縱亡君長必不如此是共有君曾不如諸夏之亡也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

解攻乎異端章說

御集文集 卷十五 五
攻如攻城之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
端則邪說之害自止而正道可行宋儒乃以攻
爲治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五

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之真
而期邪說之有自止而正道可行宋儒乃以攻
為治而欲精之為守也豈不謬哉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十五

